

●卷上

民国八年予游北海，得“层楼出云表，万叶战秋声”之句，邮寄范孙，得覆云：“昔郭丈曼生有句云：‘孤磬一声秋叶黄’，因有郭秋叶之名。大作‘万叶战秋声’之句，合称为赵秋声，君家倚楼不能专美于前矣！”距“空水红蓼”之句三十年，而先生奖励之心不减于畴昔也。

嵌字诗之佳者，七言绝句二十八字内嵌十个一字。钱鹤滩先生《题秋江独钓图》诗云：“一蓑一笠一鱼钩，一个渔翁一叶舟。一橹一帆兼一桨，一人独钓一江秋。”真绝妙好辞也。

前人云：“吟安一个字，捻断数茎髭。”此“安”字骤看似易实则难，有杨君《题许秘书琴伯画佛》，起二句云：“吾乡许子善画佛，妙相庄严齐仿佛”。予谓“齐”字不安，于是同人皆拟一字，“如”、“同”、“皆”、“都”等字，细思之均不甚安，予则为之改一“佛”字，颇为人所赞许，以“妙相庄严佛仿佛”字法句法皆甚老矣。

三河王式金茂才清才博学，弱不胜衣，曾馆天津刘氏，光绪甲午随严范孙先生视学贵州襄校，后数年以贫卒。记其《出都》一诗云：“作客轻千里，平沙极目遥。有怀肠九折，无计泪双抛。长辛店中店，芦沟桥下轿，不堪回首处，风雨晚潇潇。”逼近唐人，予与范老常诵之。

王廉甫大令招饮。坐间有董季友李又尘两君，酒半以谈诗为乐，董述其得意句云：“美人眼泪英雄血，不是黄金买得来。”李述其得意句云：“无边楼阁潇潇雨，独倚朱栏有所思。”合座叹赏，予以董诗似袁随园语，李诗意味尤胜。

予十九岁由平谷赴津，就婚郭氏，秋深携眷买船还平，途中得《即景》一句云：“空水倒涵红蓼花。”邮寄京都，范孙答函云：“此句神妙，全在一‘空’字，他人所不能，亦不敢也。”奖借后进，情见乎词。

李太白诗云：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”又云：“东山高卧

时起来，欲济苍生未为晚。”磊落雄健，此老岂沉湎于酒者。杜少陵诗云：“安得壮士挽天河，净洗甲兵常不用。”此是何等抱负。韩昌黎诗云：“我能屈曲自世间，安能从汝巢神山。”又“侯王将相望久绝，神纵欲福难为功。”皆有倔强气。苏东坡诗云：“平生寓物不留物，在家学得忘家禅。”又“相逢握手一大笑，白发苍颜略相似。”又“先生食饱无一事，散步逍遥自扪腹。不问人家与僧舍，拄杖敲门看修竹。”坦白阔大，熟读此等持，可以变化气质。

友人王君仁安（守恂）过固安，见壁间题诗云：“西来一片太行色，东去千秋无定河。落日牛羊野苍莽，短衣匹马剑蹉跎。谁能将月补离恨，我欲乘风凌酒波。燕市无人识屠狗，醉来且拊瓦盆歌。”音节苍凉，气体雄壮，不知何人所作也。

予作诗半生不下千余首，有为人称赏者，有为人指摘者，予皆淡然置之，所谓得失寸心知也。最惬意者只两句云：“握手今宵诉肝肺，他生覩面知为谁。”自以为沉痛到二十四分，惜被人滑口读过也。

箴之则曰：“外作禽荒，甘酒嗜音。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。”颂之则曰：“六宫才人大垂手，愿君千年万年寿，朝出射糜暮饮酒。”“禽荒”、“甘酒”，已具亡国之二矣。是作诗与作训诂，固是两种笔墨也。

宋唐子西先生云：“作文当学司马迁，作诗当学杜子美。”洵扼要语也。

桐城王右弼先生，少年英异，从戴存庄先生（钧衡）学持，有《江南曲》一绝云：“十里酒旗外，人家半掩门。桃花落江水，销尽美人魂。”为人所传诵，时王君十八岁也，予于役石城，遇君之曾孙晓芝，饮酒谈艺甚畅，追述如此。

人不必因作诗始读书也，然不读书则积蓄不厚，出语必浅薄；不必因作诗始读古人之诗也，然不读古人之诗，则不知韵味之高、格律之协、机杼之熟，出语必致扞格。由前之说证之杜诗所谓“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”也，证之苏诗所谓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也；由后之说证之成语所谓“能读千赋则能赋”，对于诗亦然，证之谚语所谓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作诗亦会谄”也。

予十六、七岁时，同人郊行，过一荒冢，得句云：“乱草粘上天，老松绿到地。荒径埋断碑，不辨何年字。”描写实景颇肖，以其太衰飒未收入集，昨偶忆及，辄续入诗话，以存少作，不计其佳否也。

“海甸阴风草木腥，史篇特笔姓名馨。一腔热血存余沥，分与儿曹洒贼廷。”庚子冬日，日本兵上百合本以此索书，不知何人作，确是日本人诗也。

作八股文，摄全题之神理作首两句，曰“破题”。如《孟懿子问孝》题，破题云：“记鲁大夫之间孝为《鲁论》，开问孝之端也。”《唐虞之际》破题云：“才兼二代，圣人郑重于其际焉”之类，比读《国史补》：“李程作《日五色赋》，起二句云：‘德动天地，祥开日华。’以此破题擢状元。”又《六一诗话》谓：“梅圣俞《河豚诗》起二句云：‘春洲生荻芽，春岸飞杨花’，只此破题，以说尽河豚好处。”《萤雪杂说》记汤黄中作《秋燕已如客》诗，起二句云：“近人方贺厦，如客已惊秋。”谓此破题非人所及。是诗赋皆有破题，不独八股为然也。

吾邑陶仲明孝廉（喆姓）心精力果，博学多能。甲午以后，知中国旧学问、旧政治之不足以图存也，则剴切恳至，呼号国人，力求新学新政为职志。其时众人几以狂怪目之。庚子乱后。憔悴忧伤，竟死牖下。刘云生挽以诗云：“思亲魂断白云边，萱草花枯止隔年。双鹤不来孤月冷，春风吹泪到重泉。”“五洲胸贯气如云，燕市悲歌世不闻。直待沙虫残劫后，人间青眼始怜君。”“济世婆心豹隐余，消磨壮志半穷居。疮痍满目何人补，肠断青囊一卷书。”“才人无禄恨茫茫，枉自忧时鬓为苍。他日金台重市骏，先生墓已有垂杨。”“命蹇时乖事可危，少微星陨哲人萎。惟将一片韩陵石，勒为中郎《有道碑》。”仲明在严范老家教授多年，故范老挽之云：“经籍史乘、金石文字、训诂词章、医方算术、列朝掌故，旁逮海外国书，学博矣哉，我尤服君居心诚恳，虑事精详，立志坚定；劝谕讽诫、扶持调护、讨论辩驳、讲贯切磋、处世精言，兼及家庭琐事，教多术矣，君之于我忘形宾主，异姓兄弟，急难友生。”读此数诗一联，可知孝廉之为人矣。

予童年有《秋日》一联云：“残蝉四五噪，篱豆两三花。”历四十余年，久忘之矣。前与至友李君锡三饮范孙家，两君以予编诗话，特为述及之。

予刻诗十一本矣，惜少名句佳章，敝帚自珍，聊自怡悦而已。偶忆在日本

西京为一诗，未载入集，兹补记于此：“薄寒忽已袭重裘，霜气棱棱逼瓦沟。老鹤不归松影静，一丸凉月下西楼。”唐企林大令亟赏之。

建德周玉山尚书（馥）侨寓天津，年八十余，精神矍铄，读书作字不倦，曾以新刻《玉山诗集》一册见赠，受而读之，激切处似少陵、次山，闲适处似香山、务观，必传之作也。其中警句如《过海》云：“可怜无限黄粱梦，同破天鸡第一声。”又《侯家林舟中》云：“重裘三月冷，小酌一灯亲。”又“禾深晓露酣”五字尤佳，非秋郊晓行者不见此景也。

杨香吟先生（光仪），品端学粹，吾津之乡祭酒也，八十岁时滦州蒋香农先生寿以四律，如“名士无官才脱俗，丈人得寿亦由天”，“知己感深由昔日，传人私幸得同时。”非泛泛酬应之作。予作四律，中有“汉代传经宗伏胜，晋人高节爱陶潜”。两句差可，余皆浮浅，时戊戌三月也。

东坡先生谪儋州，初僦官屋以庇风雨，有司以为不可，则买地筑室，为屋三间，与其子过泥水杂作，可谓困阨矣。而其《新居》诗曰：“朝阳入北林，竹树散疏影。短篱寻丈间，寄我无穷境。”收处则曰：“数朝风雨凉，畦菊发新颖。俯仰可卒岁，何必谋二顷”云云。胸次悠然，得圣贤乐趣，宜乎李越缙先生遇拂逆时，常诵之以自遣也。

东坡《郭纶》诗：“河西猛士无人识，日暮津亭阅过船。”又《纵笔》诗：“溪边古路三叉口，独立斜阳数过人。”两诗同一意境。

诗讖之说，自古有之。严侍郎范孙前年出美国，其长公子约冲在驻日公使馆充书记官。是岁约冲四十岁，范老寄以诗曰：“我年二十失双亲，儿事双亲到四旬”云云，作诗之宗旨是欣幸之意，不谓约冲竟以是年卒于日本，恰四十岁也。

光绪戊子顺天乡试，粤西人陈某于试前梦人示以一诗云：“清香飞遇小桥东，半在垂杨隐约中。问遍渔家三十六，无人知是藕花风。”空灵婉约，似中晚唐高作。见《越缙堂日记》。

唐人有句云：“苦吟僧入定，得句将成功。”言诗成之不易也。前清李竹溪句云：“相逢马上摇头者，得句知他胜得官。”又李怀民句云：“思苦如中

酒，吟成胜得官。”言得句之足乐也。又尹似杜云：“看花好似寻良友，得句浑疑是旧诗。”陈古渔句云：“得句浑疑先辈语，登筵初僭少年人。”言得之似天成也。作诗之难，余尚未臻其境，得句之乐，我亦莫名其妙。惟时得佳句，每疑为先辈诗人有之于前，或他日诗人有之于后，抑或同时诗人有之于现在，盖我亦犹人，不必人之不犹我也，与陈尹句略同。余曾有句云：“诗句本天成，得之便属我。一朝犯雷同，人云亦云可。”又句云：“苦吟时入梦，得句亦奇逢。”余之诗境略如此。

“水田飞白鹭，夏木啭黄鹂。”李群玉诗也，王摩诘加“漠漠”、“阴阴”四字，便成佳句，是否袭用成语，今悬为疑案。予昔游北海，得“层楼出云表，万叶战秋声”，为范孙所激赏，例以郭秋叶诗名，拟“赵秋声”之名以奖之，曾记入诗话，今十余年矣。昨读周美成词，有“万叶战秋声，露结雁度砂磧”云云，无意中用宋词入诗，真出人意外矣。

蒋香农先生笃于友朋，其《哭陶仲明》诗云：“海内宿儒同歿日，山阳旧侣再来时。”又《天津逢王仁安》诗云：“垂老故交同性命，未忘结习是文章。”深情如揭，凄恻动人。又“四海无家者，行吟任马蹄。五言抗东野，一字动昌黎。渭水秋风冷，并州落日低。桑乾人又渡，回首太行西。”此先生《过贾岛故里》诗也，似非唐以后人所能。

前总统徐公六十岁时方为相国，海内人上为诗文以祝者盈编累牍，典丽雋皂，不为异也。严范孙侍郎奇一诗只二十八字，可谓包扫一切，其诗云：“旧北江庐人就菊，古莲池上客临觞。念年往事如弹指，又见耆英政事堂。”盖徐公四十岁在都门，五十岁在保定，六十岁为国务卿也。

唐人《咏莲花》诗：“无情有恨何人见，月白风清欲堕时。”东坡《咏梅花》诗：“风清月落无人见，洗妆自趁霜钟早。”清空微妙，写尽二花之神理。

杜少陵《乐游园歌》历叙酒筵歌舞之盛，而以“此身饮罢无归处，独立苍茫自咏诗”作结，苏东坡《携妓乐游张山人园》诗前叙细马红妆，而以“酒阑人散却关门，寂历斜阳挂疏木”作结，同一机轴。

徐鹤亭国琮馆严范孙家司会计，十有余年。幼尝从梅小树先生读，故酷好

诗赋，邑有翰香诗社课试律诗，徐每为严氏昆仲捉刀，辄冠一军。簿记之暇，不废哦咏。遣稿散失，仅记一联云：“柳岸微茫鸦背影，板桥匀称马蹄声。”

慈溪费冕卿（绍冠），严范老族弟子均之表兄也，其《五十自寿》诗有云：“腰为种花甘屡折，口非饮酒不轻开。”新颖可喜。

陈奉周（璋），陈亚兰（珍），兄弟也。先世籍厦门，其尊人商于津，遂家焉。奉周博识通西学，善谈名理，亚兰则以诗画名。奉周喜为予诵亚兰诗，其尤得意者，如某处即景云：“窗咽晚潮淘落日”，《咏史阁部》云：“不载欺民战欺君，不死何为死何益。”皆屡屡述之。宋少南（坤）尝诵亚兰《题福寿宫壁》云：“王母侍儿许飞琼，低鬟似道浑相识。”少南爱其清折。亚兰有《鸪叶庵集》行世，奉周亦能诗，然秘不示人，某年雪后游左悲院，有句云：“战卒扫大旂，老渔理钓线。”陈幼璋为范老述之。

王式金（鋈）过桃源县白马渡有句云：“舆中不敢褰帘望，人在悬崖影在溪。”奇险可想。

壬寅严范孙游日本，有本田幸者投以诗云：“先生未肯闭帘肆，天干或因思钓台。”切姓颂扬，大似中国体裁。

天津私立第一小学在文庙后院，旧为会文书院，专课举人副贡，同治年邑绅娄君允孚（举信）请于地方有司而创设者也，一切规制皆娄君手订，娄君终年宿院中，以院为家，未几丧偶，欲不复娶，戚友劝之，争投以诗，严范孙尊人仁波翁有句云：“岂为娶妻难作佛，漫云住庙即为僧。”金以为切合。

吾乡同光以来，称诗者推杨香吟、梅小树，两先生深居高隐，不与世事。杨有句云：“有生皆险境，无物不争机。”梅有句云：“不耐饥寒立品难。”阅世之深，持躬之峻，于诗句中见之，非寻常人所能道。

吾乡李筱筠先生嗜酒好吟咏，五律极似少陵。居室中不事洒扫，尘垢满几壁间，手书故事粘贴殆遍，残书断简外无他物。每有所作，随手捡拾破纸以大草书之，《题抱青园》有句云：“满地绿芜酣石气，半林黄叶搅秋声。”逼近唐音。

周玉山尚书有《过胶州》一律云：“朔风雨雪海天寒，眼底苍茫不忍看。诸国共称周版籍，斯民犹重汉衣冠。何人持算盘盘错，当局枯蓁着着难。挽日回天容有力，可怜筋骨已衰残。”有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之概。闻此诗曾由日本公使高平君译成英文，函达美总统，以示东方文艺优美之一斑。日本除其本国之呗外，诗则全为汉诗，故高平君译此律以为代表。美总统极为欣赏，并索得汉文原稿藏之。

滦县蒋香农先生（兰畬），沉酣经史，尤长于诗古文词，予记先生有《扶苏石》一诗云：“白骨筑长城，犹照秦时月。一窟紫燕支，中有扶苏血”四句。其后先生刊诗，改为“万里筑长城，白骨填冰雪。谁知片石中，红紫扶苏血。”予以为不如原作之浑成浏亮也。

香农先生《挽李文忠诗》云：“缙时术大人才少，谋国心孤世变多。”又《吊张文襄》诗云：“作督封疆八州内，调停门户两朝中。”又云：“残局勉支公尚在，大星忽陨国旋亡。”包扫一切，濡染大笔何淋漓。

直隶新城王晋卿先生（树枏）为近代一大诗家，盖继梅村、渔洋而起者，集中佳句美不胜收，余尤爱其《牧羊词》，兹录其第二首云：“秋霜肃肃百草瘁，冬雪深深小麦肥。羊肉一斤麦一亩，努力且待春风归。”诗能俚质，最为上乘。如李崆峒之《豆花行》云：“昨当大风吹雪过，湖船无数冰打破。冰骧{山}山岳立，行人骇观泪交堕。”通体非不俚质，然终嫌生硬少味，晋卿之诗则浑穆如古谣谚，而用笔极潇洒，质朴风华盖兼而有之矣。

桐城徐宗亮（晦甫），光绪中当事者尝延修《长卢盐法志》。晦甫与张廉卿、吴贻甫交最善，尝见其《夏日苦热答廉卿以文集见示》七律一首云：“高门炎火耀通衢，天末凉风不可呼。一曲清音嚼冰雪，长身杂佩拾瑶瑜。苍茫独立忧何限，寂寞千秋事莫虑。茅屋沧江容饶仰，兴酣风雨看成图。”又《廉卿扇头见吴中书费甫诗甚似山谷，向未闻也，因戏题短句》云：“舍人作文深泉活，对席夺毫惊腕脱。眼明三十六骊珠，摇动凉风起天末。西江旧社传开宗，千秋长恨曾南丰。海棠国里觅香骨，心苦分明仪卫翁。”世传曾子固不能诗，而方植之所著《昭昧詹言》极推之，谓足比美韩黄，故晦甫引之。晦甫在近世桐城诸子中名不甚显，然此咏颇隽永有致。

浙江俞恪士先生，光绪甲午在天津，寓肯堂先生所。先生诗弟子以诗呈恪士，少许可者，尝有句云：“落日无根大地悬。”又云：“不向深山坐秋草，人间谁识夕阳深。”沉至清深，不可端倪。谓吾乡王仁安曰：“君欲为诗，流俗人能为之诗，吐弃之可也。”

明季诗凡庸芜口，故渔洋救之以清新。清季诗荒寒纤戾，尤蹈锤、谭之习，惟荒州章式之进士钰有渔洋之风。尝见其《题族弟生甫扇上》七律一首云：“西风消息又寒鸦，自剔残灯注《梦华》。蜡屐犹怜猩嗜酒，玳梁未见燕还家。奇肱有策谭飞口，隶首无才算散沙。我已闭门成久计，蒯缞唱罢出无车。”式之盛年不仕，隐居津上，日讨金石，诗之清新如此，可以想见其风韵也。

经生家诗多苦涩，惟阮芸台先生为诗空灵秀倩，无格格不吐之谈。其《春尽日阻风和张子白原韵》云：“又放瓯江黄篾船，余寒料峭透轻棉。山来一一重相见，春去堂堂不受怜。括岭清流千百转，秣陵秋雨十三年。今宵凉话应无梦，泊近西堂对榻眠。恐是芙蓉海上城，仙都坐见月初生。宵来料有胎仙过，春去应无杜宇声。屐齿溪山闲后想，灯花诗句客中情。请听一夜船头浪，已觉东风暗里更。”先生研精覃思，可谓梦见孔、郭、贾、许，而又不失颜、谢山水怀抱也。

山左泰安汪进士东渠（宝树），尝主讲天津问津书院。后令直隶饶阳，接乡人书，因答以七律一首，中有云：“千里音书劳怅望，十年魂梦绕山河。”薄宦终身不归，斯盖深可想也。

少陵七绝寓奇于正，藏拙于巧，后人罕有能及之者。陆放翁崛起南末，能深得其用意。近世惟新城王晋卿先生能与放翁并驾齐驱，其《都中赠蒋艺圃侍御》云：“十年几见乌头白，万里相逢客眼青。一曲胡歌燕市土，座中哀怨不堪听。”又《过函谷关》云：“一关深锁桃林塞，万岭遥连华岳云。牛背偶然逢李耳，鸡声何处觅田文。”不著议论，又宛然少陵矣。

“晚树寒鸦元纬路，秋风黄叶李公祠”，此近人诗，颇隽逸有致，又另一律，其末句云：“欲著十年民国史，寒灯下笔泪如丝。”亦佳，惜皆不忆其全首，其人忘之。又苏州项孝廉薇垣名增寿，光绪庚子官京师南城指挥使，死联军之难。其《潞河夜归》有句云：“夹岸丛芦摇月白，夜村孤犬吠灯红。”亦为当时人所传诵。

有用颜色字入妙者，如荜人诗：“万绿丛中红一点，动人春色不须多”之类是也。又扬升庵《丹铅总录》谓“唐白乐天《琵琶行》中句云：‘枫叶芦花秋瑟瑟’，解者以为风景萧瑟，不知非也”，升庵直谓“枫叶色红，芦花色白，又映以秋江瑟瑟之碧耳，乃逾见句法之妙”。晋卿《安西道》中亦有句云：“白杨河畔白杨秋，も马城边水自流。绿树葱龙山一角，夕阳如火照河头。”亦正堪与前人比美也。

古今人自拟斋名，泰半皆寓敛退之意。如曾文正则求缺斋，徐东海则斋，张楚宝则楼，蒋伯伟则庸庵，周缉之兄弟曰止庵、息庵，不胜枚举。江安傅沅叔则藏园，予则藏斋，不相谋不相袭也。一山（味云）误以藏园称予，戏答二诗曰：“藏斋忽写作藏园，一字无心误笔端。我愧江安傅沅叔，图书万卷卧长安。”“笑我无园只有斋，小庭风月自徘徊。痴心亦作东坡语，一壑能专万事灰。”其事颇有趣。

“犬吠水声中，桃花带雨浓。树深时见鹿，溪午不闻钟。”此是何等境界；“一溪初入千花明，万壑度尽松风声。”此又是何等境界。画也画不到，我以为世间无仙境，此即仙境也。置身尘土中，那得不起青鞋布袜思想。

亲串郭君，家小康，年将六十矣。友人刘某为其了债务，乾没二十元。郭侦知怒极，奋髯抵几，难须臾忍。予劝之曰：“债已了，君未吃亏，渠之力也。损款可勿问。”郭仍怏怏，甫两月以病死。又友人刘君家贫而好虚荣，赊借度日，不计还偿，劝之不听，死时几无以为殓，负债无算，至今留话柄也。卢仝诗曰：“有钱无钱皆可怜，百年骤过如流川。”哀哉！

“便与先生应永诀，九重泉路尽交期。”令人增交契之重。“与君世世为兄弟，又结他生未了因。”令人增手足之感。至少陵《梦太白》诗：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。”昌黎《答东野》诗：“人皆余酒肉，子独不得饱。”则真有交情乃能为淳挚之语也。

东坡诗“不问人家与僧舍，拄杖敲门看修竹。”又“贫无隙地栽桃李，日日门前看卖花。”胸襟浩大洒落，真天人也。而其《狱中诗》曰：“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”恐惧情词读之令人心悸，狱吏之尊古今同慨，文忠且然，何况世人。

湖南齐白石翁寓北平，卖画得大名，春间蜀友迎其往游，兼售画，谓可得巨资。且预购一鬻，以给伸纸磨墨之役。翁以年老辞，寄二百金嘱速遣嫁，媵以诗曰：“衣裳作嫁为君缝，青鸟殷勤蜀道通。向后从夫休忘记，罗敷曾许借山翁。”“桃根一诺即为恩，旧恨新愁总断魂。又把赤绳甘割断，永丰园里属何人。”予佩其高义，和作云：“嫁衣珍重与裁缝，千里迢迢一纸通。最是深情最高义，世人谁及此诗翁。”“无言已觉有慈恩，远道空教托梦魂。两首新诗一端绮，黄金合铸白头人。”借山翁，白石别署也。

杜少陵《梦李白》诗：“水深波浪润，无使蛟龙得。”苏东坡《赠刘莘老》诗：“岁晚多霜露，归耕当及辰。”古人交谊最重，鉴于仕途之险，人情之诡诈，勉其友谨身远祸，不敢质言而以蛟龙霜露喻之，真温柔敦厚之旨也。

神仙鬼怪之说，予素不迷信，然亦未必绝无，但若焚香画符，招之即来，麾之即去，亦无此容易之事。至示人休咎，为人治病，亦多半附会之谈。吕洞宾之诗，世多传之，《东坡诗集》中附见二诗，一曰：“西邻已富忧不足，东老虽贫乐有余。白酒酿来因好客，黄金散尽为收书。”一曰：“肘传丹篆千年术，口诵《黄庭》两卷经。鹤观天坛槐影里，悄无人迹户常扃。”予谓此两诗似非伪托，第二首尤有仙气。

世传东坡作字用偃笔，又曰如石压虾蟆，大约即字体扁蹇、不用中锋之谓。坡《论书诗》曰：“吾闻古书法，守骏莫如跛。”以跛喻书，是自得语，及读赵子固之论，则谓“徐会稽之浊在跛偃，李北海之浊在欹斜，跛偃之弊流而误吾坡公，欹斜之弊流而为元章父子。”是跛字、斜字皆非书法元灯也。

“凡事皆有奉原，六经、子、史，大家之本原也；文则两司马、班、扬、韩、柳、欧、苏、曾，诗则曹（植）、阮、陶、谢、李、杜、韩、小李、杜、李长吉、苏、黄、陆、元而已。彼其根只，亦皆植于六经、子、史，而发挥其才力，蔚然为一代之宗。吾人于各家之精神、意气、渊源、宗派肆力研求，必有所得矣。”此吴辟疆先生示其门入学诗文之门径，言简义赅，循此求之，庶不误入歧途也。

“诗贵有品，无名利心则诗境必超，无媚嫉心则诗境必广，无取悦流俗心则诗格必高，无自欺欺人心则诗语必人人能解；有性情则诗必真，有才力则诗

必健，有福泽则诗必腴，有风趣则诗必隽。”此樊山先生论诗语也，予益以两语曰：“有书卷则诗必雅，能锻炼则诗有味；书卷不是堆砌，锻炼不是晦涩。”

唐郑启好为歇后诗，非正轨也。后拜相，郑自语曰：“歇后郑五为宰相，时事可知矣”云云。昨读黄菊裳学士日记，学士晚年无子，自为一联云：“天之生是使，离人而立子。”藏两独字，以老而无子曰独也。友人方君地山为歌妓来福撰一联曰：“人皆惠然肯，我亦自求多。”上下联分藏两字，巧不可阶。予为范老偶诵之，范老大欣赏，谓他人无此聪隽也。

东坡诗：“忧时虽白白，驻世有还丹。”不醒出“须发”字，不能以一“白”字概之。又：“福中常服俨不动，孤臣入门涕自滂。”应用“滂沱”，不能以一“滂”字概之。又：“太守归国龙归泉，至今人咏淇园绿。”应有“竹”字，不能以一“绿”字概之。东坡此等处极多，由其天资超逸，落笔率易，故欠检点。吾人于古人不敢妄下雌黄，而其语病，则不可不知也。

东坡诗：“岁晏风日暖，人牛相对闲。”真写出乡村冬日闲适之景。又“猿吟鹤唳本无意，不知下有行人行。”“空阶夜雨自清绝，谁使掩抑啼孤怀。”何其清冷幽渺也。又：“秋月堕城角，春风摇酒杯。迟君为座客，新诗出琼瑰。楼成君已去，人事固多乖。他年君倦游，白首赋《归来》。登楼一长啸，使君安在哉。”开阖动荡，清豁如话，一种空灵喷薄之气，尤为人所不及。

予老病衰颓，俗事冗杂，风尘劳苦，扰扰一生，而性好读书，痼癖不释。稍得闲暇，则一卷自持，倾然意远，别有天地。盖乐其所乐，所谓“蓼虫不知苦”也。故案头榻上堆叠书册，不自觉其狼藉焉。殷仲堪云：“三日不读《道德论》，便觉舌本间强。”黄鲁直云：“三日不读书，便觉语言无味，面目可憎。”予谓此等语犹着迹象也。

作诗论政治，易涉迂腐，惟大家不然。少陵诗：“舜举十六相，身尊道益高。秦时用商鞅，法律如牛毛。”东坡诗：“斯民如鱼耳，见网则惊奔。皎皎千丈清，不如尺水浑。”皆洞达治体之言，他人所不能道也。

姜白石《诗说》谓：“诗有四种高妙：一曰理高妙，二曰意高妙，三曰想高妙，四曰自然高妙。”予谓此等议论与前记某君之“神圆、意圆、笔圆”之

说同一窠臼，迹近禅悟，引人入魔，绝非说诗正轨。但读书多，积理富，机轴熟，无论作诗作文，亦无论自动被动，一题到手，自有佳咏，仍不外“文成法立”四字，不必故为虚无缥缈，使人可解不可解也。试问以共见共闻李、杜普通之诗，是某种高妙，恐亦瞠目不能答也。

东坡《题文与可画竹》诗起句云：“与可画竹时，见竹不见人。岂独不见人，嗒然遗其身。其身与竹化，无穷出清新。”《题画雁》诗云：“野雁见人时，未起意先改。君从何处看，得此无人态。”何其空灵超妙乃尔，是画是诗，浑合无迹，后有作者弗能及也矣。

久旱得雨谓之“喜雨”，或曰“甘霖”，久雨未晴谓之“苦雨”，或曰“霖雨”。雨之为物，招之不来，麾之不去，真神秘也。近人苦雨诗曰：“冷雨凄凄夜欲阑”，又曰：“空江积雨愁寒潦。”喜雨诗，姜白石：“人生难得秋前雨，乞我虚堂自在眠。”陆放翁：“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。”春雨、秋雨各有佳趣，近人之“平生听雨爱虚堂”，“得雨彻宵听”，“要留此雨在山听”，亦皆有味。予最喜东坡兄弟《夜雨联床》诗意，予终鲜兄弟，而以明灯夜雨楼名书室，用以寄意，特听雨之真趣殊不可多得也。

宋王元之自黄移蕲州，闻啼鸟，问其名，或对曰：“此名蕲州鬼”。元之大恶之，果卒于蕲。东坡作《禽言》曰：“使君向蕲州，更唱蕲州鬼”云云。前清叶损轩官邳州，邳州有地名猫儿窝，叶奇陈老诗云：“螺女江归陈学士，猫儿窝属叶邳州。”陈拾遗以为不伦，其后叶《卧病诗》云：“招魂我在猫窝里，门对长河入大江。”诗有鬼气，寻歿。两事相类，特一觉，一不觉耳。

《唐诗品汇》总谓：“开元、天宝间则有孟襄阳之清雅、王右丞之精致，大历、贞元间则有韦苏州之雅淡、刘随州之闲旷。”予谓四人之诗各以两字括之未必允当，然尚可括也。若李太白之奇气横海、天葩吐芬，杜少陵之翡翠兰苕、鲸鱼碧海，虽欲括之而无能括也。故批评古今人之文字极是难事，不能孟浪，友人陈君问予：“李、杜二人诗究竟孰优？”予戏答之曰：“烹鱼与烧肉，二味究竟孰美？君不能答此，犹我之不能答彼也。”一笑。

五言律收二句最忌松散空泛，平塌下去，索然无味。近人《典衣诗》收句：“忽作大裘想，弥天万族温”，可谓才气横溢，匪夷所思。古人如太白《送白利登将军西征》收句：“抗手凛相顾，寒风生铁衣。”《赠钱徵君》收句

：“如逢渭川猎，犹可帝王师。”何等英壮。少陵之《泊岳阳城下》收句：“图南未可料，变化有鲲鹏。”《春日江村》收句：“藩篱颇无限，恣意向江天。”何等雄阔，后之作者有此笔仗者殊少。

前记近人《典衣诗》收两句“忽作大裘想，弥天万族温”，以诗论，收笔能振，颇为兀傲；以事实论，为大言以自壮耳。朱九江先生《典衣诗》有：“春衣与我同飘荡，南北东西奇岁年。”又“袖底雨花襟上酒，可能留到上元宵。”以滑稽出之，较有情味。善夫滦州蒋香农先生《典衣诗》收句云：“一衣何足珍，条条慈母线。”则深挚非寻常人吐属矣。

仁安襟怀夷旷，不亟亟于进取，其《夏日齐居诗》云：“蝉嘶高树闲生趣，鱼跃清池静有声。帘隙风来穿牖爽，檐头日转照窗明。好诗多自无心得，世事何劳有意成。老去何求求却病，欲培元气在和平。”和平之致，溢于言表，似乾嘉时士大夫，故浮沉郎署中二十余年，晚乃出尹会稽。赵智庵、孙伯兰皆以后进位其上，而先生处之恬如。

金希侯少保《春柳》警句云：“刺史植成空有荫，先生归去已无家。”盖自伤身世飘泊也，又句云“不才幸免明君弃，顾影翻怜识者稀。”亦颇肖金之为人。又《赠张今颇将军》云：“上马逐强贼，下马拥爱妾。回首白头峰，春风好颜色。”

广智馆附设之存社，每月徵诗，上月章式之先生主课以《谒李文忠祠》命题，约收四十余卷。城南社员应课者甚多，张芍晖孝廉贾勇作十八卷，才气横溢，同侪不免首，好在糊名易书，无通榜之嫌也，其佳句如“聂马有祠勋莫并，骆胡专阍谥从同”、“八旬衰老仍筹笔，九命荣哀到盖棺”、“平心功罪何须掩，瞑目河山不忍看”、“举世谁持非战论，至今才识议和难”、“塞上风云沾上水，不堪庙貌亦沧桑”、“晟由天降安宗社，绛惯和戎恃老成”、“大老盖棺元气尽，盖臣谋国小民知”、“末世英雄东去浪，君家壁垒北平王”、“丹书铁券等闲事，剩水残山空夕阳”、“望满寰中身已老，盟临城下事堪哀”、“预知浩劫难筹笔，故使纯忠早盖棺”。佳联甚多，不能悉记矣。

王静安先生谓诗词之境界在乎不隔。诗之神秘，则须有朦胧性者，隔也，不隔则无朦胧性矣。文学之妙在乎隔与不隔之间，尽不隔则味薄，然显豁；尽隔则味浓，然晦涩，贵乎参差运用也。“隔不隔之间”，五字是文字秘诀

某小说载某君诗曰：“乱离年少无多累，行李家贫只旧书。”某君虽贫，然“乱离年少”句确是太平景象，今则几乎无年不乱离，无处不乱离，无论贫富，盖无人不多累也。又写定庵句为联云：“避席畏闻文字狱，著书都为稻粱谋。”甚佳，不必如吕晚村、钱南山之狱也。断断辩论，吹毛索瘢，甚至疾言遽色，皆文字狱也。果能赏奇析疑，岂非文人之乐事乎？至著书而为稻粱之谋，则其书必无真诣，虽不著可也。

冀州赵湘帆先生论文曰：“我诚有所得耶，据理而发论，不主故常，惧愉之词，穷苦之言，皆足以信今而传后。我诚无所得耶，夫何如默而息焉之为得也。蹈循前人之轨迹，章摹而句仿之，以求其合，此岂壮夫所为者”云云，真能抉出文字之真谛。无所得而勉强为之，绝无好文字，又何能到不主故常境界耶？何以有所得，是在读书多，积理富，吾始终以此语人也。

长洲叶鞠裳学士，论自唐初至宋，书法凡五变，武德、贞观如日初升，鸿朗庄严；自垂拱迄武周、长安，超逸研秀，兼有褚河南、薛少保之能事；开元、天宝，华腴精整，盛极而衰，苏灵芝、吴通微之流即出于是时；乾元以后，体格稍卑，以肉胜者近灵芝，以骨胜者近诚悬；至开成遂有经生一派，学欧者失之枯腊，学虞者失之沓拖；驯至为宋初之袁正己、孙宗望，于是苏黄诸家出而振之。此书学迁流之大概也，其说似为前人所未发。

作诗岂易言哉。宋人谓“诗有别才，非关书也”，其说未圆满，有能文而不能诗者，以其无别才，且性之所不近也。然枵腹必不能作诗，则“非关书”一语非笃论矣。予自十八九岁即嗜吟咏，师则张公笈云，友则严范孙、李锡三两君而已。其后办教育，办实业，交游日广，朋友日多。民国二年在营口，始所作益多，系与王维宙、邓孝先、黎仲苏、蒋伯伟、郭啸岑诸君时常倡和，一时称盛。充议员后，徐东海为之介绍柯凤老、张贞老、王晋老，请益之余，意境一变。其后城南诗社诗友益多，唱酬益夥。厥后见郑苏戡、杨昀谷两先生，意境又一变，而昀老之益我尤多。至章太炎、朱古微、陈庵、章一山诸公，仅瞻风采，未敢与之言诗也。且古今人之诗集，几乎日不去手，而才力孱弱，所造并不深邃。作诗岂易言哉！

城南诗社已故之诗友不计外，今之时与赓和者，则顾君寿人之典雅，王君

逸塘之博洽，周君熙民之笃挚，高君彤皆之沉链，杨君味云之朗润，陈君一之谐畅，许君琴伯之冲淡，张君芍晖之朴茂，王君仁安之闲适，曹君镶衡之雅贍，刘君润琴之清润，李君一庵之雅飭，刘君云孙之浓郁，李君琴湘之遒隽，陈君诵洛之警拔，济济一堂，于今未坠。“转益多师是我师”，非敢妄事品题，社友尚夥，各擅胜场，更仆未可终也。

城南社友十余年来先后溘逝者若，而人未能悉记，就忆者述之，则徐君友梅之挥洒自如，严君范孙之志和音雅，杨君意箴之开阖动荡，王君纬斋之诗杂仙心，冯君问田之笃实辉光，天上楼成，人间响绝，不禁感慨系之。仍有遗珠，尚容续纂。

城南社外有星二社，又侑社，予皆从事其中，尊酒论文，脱略形迹，命侑啸侣，佳咏实多，如方君地山之奇崛，袁君豹岑之清丽，曾君次公之精湛，许君溯伊之静谧，侯君疑始之名隽，许君佩臣之清旷，郭君蛰云之婉约，林君笠似之清雅，陈君葆生之明秀，窥豹一斑，尝鼎一脔，“咳唾落九天，随风生珠玉”，望尘不及，溯洄从之。

近人诗：“月色锤柴门，二人自成世。”意境幽绝，是从“白沙翠竹江村暮，相送柴门月色新”两句化出。“白沙”两句情景交融，诗中有画，宜李爱伯先生之酷爱之也。“月色”十字亦复清迥，有人谓“锤”字未的然，实无以易之，可见吟安一字之难。又俞恪士先生《赠陈仁先》诗云：“手写种菊诗，闭门自成世。”“闭门”五字亦佳。

“夜来一事真堪笑，梦见山妻年少时”，此范老《客中偶成》句也，老友刘子澄茂才《哭亡妻》诗曰：“无告菑民怎自持，末秋心绪已如丝。迩来一事尤心痛，频梦亡妻少小时。”两诗笔致相同，而哀乐大异，盖一则闲情，一则苦境也。于诗笔平凡，而吟咏殊夥，悼亡时欲为诗数首叙贫贱夫妻旧事，而心绪恶劣，卒不成章，只撰挽联云：“四十年持家勤俭，大愿难偿，可怜悲慨时多欢娱事少；两阅月构疾缠棉，沉痾莫救，从此人天路隔恩怨情空。”以两人性气不同，时有小冲突，然其勤俭之绩不可没也。

范希文作《严先生祠堂记》，“先生之德”，“德”字经人改为“风”字，遂成名句；僧齐己“前村深雪里，昨夜几枝开”，“几”字经人改为“一”字，亦成名句，不但昌黎定闾仙之“僧推月下门”为“敲”字之为千古佳话

也。作诗文偶不经意，常有差一个字及半个字者，一经推敲，乃得真谛。息庵先生《步韵和苍虬诗》第二首起二句：“蜗角宁堪国，驹光共惜身”，绝佳，予以为“光”字差半个字；三四句：“友朋真性命，文字要精神”，似不如改为“友朋能托命，文字要凝神”，较为曲折。惜息公徜徉山水间，不知其游踪所在，无从商酌也。

《石遗室诗话》谓“不先为诗人之诗，而径为学人之诗，往往终于学人，不到真诗人境界，盖学问有余，性情不足也”云云，予以为此段议论似乎皆欠真谛，盖诗者以人工而鸣天籁者也，兴、观、群、怨，随事歌咏，皆可以见性情，未有无性情之诗与文。且无须分此为学人之诗，此为诗人之诗也。唐之李、杜、元、白，宋之苏、黄、欧、梅，能区分其为何派人之诗乎？程、朱道学人也，其诗具在，能确定其为学人之诗乎？石遗翁诗学甚深，此等议论似未经意。

“官还诸朝，身还诸我，命还诸造化，公议还诸天下，一无所得，将何所失？饱饭安行即有余日，伸脚长卧即有余夜，屋里青山即有余景，案上羲皇即有余人。”此林警庸先生语也，超隽有味，吾日三复之。

陈眉公云：“万绿丛中，小亭避暑。洞开八达，几簟皆碧。忽闻雨过，蝉声风来，花气不觉，令人心醉。”此逸品文字也。又云：“人有一字不识而多诗意，一偈不参而多禅意，一勺不濡而多酒意，一石不晓而多画意。”此四句固属妙语，然何处遇此人？

明袁中郎先生名宏道，公安人。其《致刘云峤祭酒书》中有云：“陶石簞近学道，其宦情灰冷，弟曰：吾儒说‘立达’，禅宗说，‘度一切’，皆赖些子暖气流行宇宙间，若直恁冷将去，恐释氏亦无此公案。白香山、苏玉局非彼法中人乎！今读二公集，其一副忧世心肠何等紧切，以冷为学，非所闻也。圣言‘立大达人，如饥如溺’，佛言‘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’者，此物此志也。”遗世独立，矫激鸣高，非处世之正轨也。

李爱伯先生序与陈牧庄之交谊云：“此年盖无三四日之间隔者，其寓在城东，去予居三四里，隆冬盛暑，辄徒步来过，虽溽雨冰雪，不少止。来则尽日至夜，商榷疑义，综涉四部，常苦日之不足。尝谓子曰：‘比不解何故，一二日不来，则心为之不宁’云云。”郑苏戡先生记与顾子朋交谊之诗云：“每见

不能去，欢笑辄竟夕。西州门前路，尔我留行迹。相送至数里，独返犹恻恻。小桥分手处，驴背斜阳色。”又“当年无日不相见，昼语夜谈乐难比。忆尝酒半去不告，君自追我及水次。仰天执手长太息，过尔摧折非吾意。子宜为世善自爱”云云。一记一诗，叙述道义、文字交契之浓挚，令人生羨。

“当横陈时，味如嚼蜡。”佛经语也。又宋人诗：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东风上下狂。”又敬安和尚诗：“维摩居士太猖狂，天女何来散妙香。自笑禅心如槁木，花枝相伴也无妨。”予谓此皆门面语也，非道德高尚如黄石斋之与顾横波，或衰老病废，鲜见有心如古井、漠然不动者也。善夫某老僧有句曰：“一递一声猫叫春。”第二句予忘之矣，“老僧也有猫儿意，不敢人前叫一声。”此则能自克制，朴实说理，所谓或勉强而行之者，胜于言清高而行猥琐者多矣。

日本递信大臣南弘嗜读《渔洋诗集》，曾作《云仙口占一绝》云：“薰风度树绿无涯，路入云中日已斜。天外一声啼血去，满山红滴杜鹃花。”真有渔洋风味，可见其功候之深。百年以前，日本人之能诗者甚多，且有极成家数者，明治维新醉心欧化，此风逐渐消歇。庚子、辛丑间，予识其国文武官吏颇夥，无一能诗者，森槐南遂如凤毛麟角矣。

东坡诗：“耕田欲雨刈欲晴，去得顺风来者怨。若使人人祷辄遂，造物应须日千变。”天道至大，且不能事事遂人之意，我以一人之身，焉能事事遂人之意乎，而谓人人皆能遂我之意乎？坡公此诗，真是见道之语。人之怨天尤人者，应时时猛省，勿徒戚戚也。

“今之言诗者必穷纸累幅，千篇一律，缀比重坠之字则曰：此汉魏也；依仿空旷之语则曰：此陶韦也；风云月露，堆砌虚实，则以为六朝；天地乾坤，佯狂痛哭，则以为老杜；杂填险字，生凑硬语，则以为韩孟。作者惟知剽袭剽窃以为家数，观者惟知影响比附以为评目。振奇之士、大言之徒又务尊六朝而薄三唐，注汉魏以诋李、杜，狂谵[B178]语，陷于一无所知。”此李爱伯先生语也。抉透诗学虚伪之弊，乃可以知真实之诣。无论何种事业学问，未有不真实而能成功者也。

“学诗之道，必不能专一家限一代。凡规规摹拟者，必其才力薄弱，中无真诣，循墙模壁不可尺寸离也。五古自枚叔、苏、李、子建、仲宣、嗣宗、太

冲、景纯、渊明、康乐、延年、明远、元晖、仲言、休文、文通、子寿、襄阳、摩诘、嘉州、常尉、太祝、太白、子美、苏州、退之、子厚，以及宋之子瞻，元之雁门、道园，明之青田、君、空同、大复，清之樊榭，皆独具精诣，卓绝千秋，作诗者当汰其繁芜，取其深蕴，随物赋形，悉为我有。七古子美一人足为正宗，退之、子瞻、山谷、务观、遗山、青邱、空同、大复可称八俊，梅村别调，具足风流。此外无可学也。五律自唐迄清，佳手林立，更仆难数，清奇浓淡不名一家，而要以密实沉著为主。七律取骨于杜，所以导扬忠爱，结正风骚，而趣悟所昭，体会所及，上自东川、摩诘，下至公安、松圆，皆微妙可参，取材不废。其唐之文房、义山，元之遗山，明之大复、沧溟、州、独漉，国朝为渔洋、樊榭，诣各不同，尤为杰出。七绝则江宁、右丞、太白、君虞、义山、飞卿、致尧、东坡、放翁、雁门、沧溟、子相、松圆、渔洋、樊榭十五家，皆绝调也。晚唐、北宋多堪取法，不能悉指。我朝之王、厉尤风雅替人，办香可奉。五绝则王、裴其最著矣。”此爱伯侍御日记中语，上下千古，撷取精华，尽把金车咸度与人矣。

闻张文襄官京朝日，尝言平生有三不争：一不与俗人争利，二不与文士争名，三不与无谓人争闲气。又晚年戏撰一联曰：“不合时宜苏玉局，事多天幸霍骠姚。”书悬燕坐，其胸襟风度即此可见也。不争利，予能办到；不争名，即不容易；不争闲气，看似容易，实则甚难。人之扰扰，日费脑力，费口舌，大半所争者皆闲气也。记以自勉，并助世人。

予于诗文等作，虽未入门径，尚可学步，惟苦于不能联语，不得已则以集句搪塞。仁安六十岁，予集四言曰：“必得其寿，可与言诗。”七十岁予集七言曰：“老去诗篇浑漫与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”周殷慎公八十岁，予集七言曰：“老子于此兴不浅，化国之日舒以长。”颇为此老所赏。其后恣慎祠落成，予又集七言曰：“湖山具有英雄气，诗卷常留天地间。”似亦确切，此外尚多，不能记也。

“郑道昭《云峰山上下碑》，上承分篆，笔力健拔，而游刃于虚，全以神运。唐初欧、虞、褚、薛诸家，皆在笼罩之内，自有真书以来，可称第一。举世瞰名，目右军为书圣，仅执《兰亭》之一波一磔，盱衡赞叹，非真知书者也。”叶鞠裳学士所论如此。

曾文正谓：“古文之道，须有奇横之趣，自然之致，二者并进。”又谓

“作字之法，险字、和字，二者缺一不可”云云。余谓无论诗文与字，须多读古人名作，多看古人名迹，将各种境界酝酿胸中，然后落笔，自无俗薄之弊。入手须由横字险字，渐渐到自然与和字境界，但横非粗也，险非怪也，自然与和亦非率易枯寂也。非真用功者乌足以语此。

龙游余越园先生之言曰：“书籍者，载道之具，奕世遽嬗，日就广博，先民作之以贻吾人，所贵裨于实用也，吾人藏之，守而勿失，复以贻诸来世，意亦犹是，关切人生，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，非仅供夫珍赏而已。”谓书籍所以载道如布帛菽粟之不可或缺，亲切有味。

某君引古人之诗有“学到能贫殊不易，上毋自贱乃为高”两句。适友人在坐，颇加叹赏，予曰未也。人苟有学固自无贫富之见存，所谓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人之贫富是一时之境遇，勿庸容心于其间。必以能贫为不易，是仍有贫富之见存，可知其学之未至也。忧贫固非，贫贱骄人亦非上品，不可不知。至“士毋自贱”云云，则为至论，人之轻视夫士，必由士之自贱启之，士宜知所自待矣。

前记日本近数十年来力行科学，讲求旧学者少，研究作诗者尤少，乃阅王什公游记，内记近日听松主人之诗，有“夏景媚新树，鹃声穿白云。”又《香城次韵》云：“岩花寒照水，春树夜藏云”之句，逼真晚唐也。至什公之作如“生平为善非求福，垂老临池当种田”、“寒酒尊前春话旧，丹枫庭角晚生烟”，则雅链超逸，余味盎然，非老手不办矣。将来日本诗坛大启，则森槐南之后不患继起之无人也。

南宋诗人陆放翁为一大家，独为悲壮之诗，以发挥其爱国之忱。如“书生忠义与谁论，骨朽犹应此念存”、“砥柱河流仙掌日，死前恨不见中原”，临终《示儿诗》云：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。”何其沉痛也。至吴则礼则曰：“华馆相望接使星，长淮南北已休兵。便须买酒催行乐，更觅何时是太平。”金兵压迫，南渡偏安，而犹为此卑靡颓废之作，国欲不亡，其可得耶？

唐韩致尧诗：“临轩一酸悲春酒，明日池塘是绿阴。”宋孙明复诗：“清樽素琴宜先赏，明日阴晴未可知。”前清张文襄公（香涛）诗：“阑前火急张汕幕，明日阴晴未可知。”三诗皆以咏风景而寓国势兴衰之感者，意致相同

，读之使人凄恻。

诗要透过一层说乃为有味，宋人诗曰：“荷叶似云香胜花。”遂将“荷风送香气”，“消受白莲花世界，风来四面卧中央”等语，超过矣。荆公诗曰：“绿阴幽草胜花时。”遂将“春城无处不飞花”，“若待上林花似锦”等语超过矣。予常患失眠之病，动则彻夜不寐，因得句云：“竟夜欲眠眠不得，未明喜听晓钟声。”自以为亦透过一层也。

祁文端《咏牡丹》诗：“培植一年开十日，人间富贵作花看。”全行说破，索然无味。至其《咏旧书小楷题后》诗：“食尽人间无用字，可怜辛苦作覃鱼。”便觉蕴籍，此中消息甚微。

郑苏戡诗：“夜色不可画，画之以残月。”何梅生诗：“暝色不可写，只疑天渐低。”微妙之思，幽峭之笔，同一机轴。所谓诗中有画，恐画亦画不到也。予旧有失眠之症，二十年来，每年必患数次，始以为苦，久亦安之。梅生句云：“夜岂忘深睡故难。”亦真能写得出也。

诗是艺术，亦是癖好，能诗者不必以之骗人，不能亦无害，无须勉强袭诗人之名也。某公子以其诗数首来求教，不古不今，无律无情，因告以作诗之概要，劝其努力读书作文，不必作诗，徒耗日力也。严范老卧病半年，久废吟咏，日中偶欲为一诗，苦不成章，入夜则梦魂颠倒于其诗，动至彻夜不眠矣。前年九月下旬，强盗数人来寓劫夺，予见一小盗，貌不甚凶，欲稍诫之，盗以手枪相拟，予遂中止，仓猝中得一律，内有“未能理遣真滋愧，等是饥驱更可怜”两句，啸麓太史颇赏之，以为劣题乃得佳诗也。严老病魔，予经盗劫，犹复作诗，是即癖好之象徵，非以艺术自矜也明矣。都昌黄养和先生诗云：“能贫能病还多事，野日斋糜更苦吟。”其癖好如此。

魏武帝诗：“老骥伏枥，志在千里。烈士暮年，壮心未已。”慷慨激昂，真有“幽燕老将，气韵沉雄”之概。苏文忠则曰：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平康过尽无人问，十里珠帘半下钩。”伤老也，而以游戏出之，较有别趣。放翁诗云：“却笑平生臂鹰手，挑灯闲送佛前香。”遗山诗云：“一瓶一钵生涯了，惭愧南窗打睡僧。”两诗亦伤老之作，虽稍衰飒，而别饶情韵，予最喜诵之。

张今颇将军《庚子中秋无月》诗云：“嫦娥未忍开明镜，千里沙场战骨多。”何其悲慨也。樊樊山方伯《中秋前夕雨》诗云：“嫦娥见惯浑闲事，转爱清秋雨滴阶。”何其潇洒也。同一题目而境地不同，故词气亦异，所以诗贵清切也。

相传翁文恭（同）一日访祁文端（{宀隹}藻），见壁上悬钱南园临《论坐位帖》，甚奇伟，祁指谓翁曰：“试观其横画之平，昔刘石庵自称其横画能平，此书家一大关键”云云。翁、祁皆前清大书家，此论颇有价值。予忆某笔记亦记有姚姬传先生论写字横画最忌空怯，与此相合。予见近世书家之字夥矣，以老友刘幼樵太史写横平实为不可及，太史以予为讥诮，其实则倾佩之言也。

少陵诗“锦江春色来天地，玉垒浮云变古今。”林传甲仿之曰：“龙江秋色来天地，燕塞浮云变古今。”太落窠臼，无此作法。少陵诗“独使至尊忧社稷，诸君何以答升平”，林翰仿之曰：“独使书生忧水旱，几间官府念饥寒。”说破索然。可知不善学古人，便有此等流弊。

南皮张君一桐，有《逊庐诗思图》，甲子岁予为题四十字，一时名流题咏甚夥，予最喜郑太夷与王什公两君之作。郑曰：“抹月批风奋笔初，矜唐抑宋力争余。诗人《小雅》今何在，欲袖葩经问逊庐。”王曰：“梧竹萧疏著此庐，能逃物外即吾徒。南皮文采高天下（谓文达），失喜清门有凤雏。”两诗皆所谓高挹群言者，题图诗词以此为上乘。

范伯华（阔），桂林人，与予居比邻。虽充律师，而性情淡退，闲以诗画自娱。句如“由来阴德能鸣耳，难信人情善察眉”，又“愁因善遣终能乐，生本无涯怕得名”，又“老去逃禅知福薄，偶然索处觉心清”，皆含道气，造句亦近放翁。

赵嘏《经汾阳旧宅》诗：“门前不改旧山河，破虏曾经马伏波。他日独经歌舞地，古槐疏冷夕阳多。”张籍《法雄寺东楼》诗：“汾阳旧宅今为寺，犹有当时歌舞楼。四十年来车马散，古槐深巷暮蝉愁。”俞曲园谓读之黯然。予以为盛衰倚伏，寻常之理，无足异也。古诗“生存华屋处，零落归山邱”，唐人诗：“只今惟有西江月，曾照吴王宫里人”，又“宫女如花满春殿，只今惟有鹧鸪飞”，同此感喟也。

钱梦龟女士云：“‘死’之一字，千古愁人之佳境也。何也？人在愁中，苦无可奈，一死则安。犹人在睡中，方遇恶梦，一醒便快。因之得联曰：‘病多转觉身为累，愁到方知死是佳。’”予以为“愁到”，“到”字未安，改“极”字较妥，且不但愁极欲死，即病极不愈，亦欲速死，此等境界非亲历者不知也。

白香山状年老之时代曰：“远行将尽路，春梦欲觉时。”夫路将尽，梦将觉，可以止矣，而犹争名夺利，冥行不已，为己身谋利益，为儿孙作马牛，不亦大可哀哉？其论养老之法曰：“家事口不问，世名心不思。饥饱进退食，寒暄加减衣。”亦复亲切有味。惜乎能知之不能行者多也。又曰：“只有一身宜爱护，少教冰炭逼心神。”予于家庭亲友间，向持和平主义，故对人从不过苛，而冰炭之逼我心神仍复不免。如何，如何！

周绍朴先生《寓居潜若斋中咏斋前老槐》句有云：“两槐森向人，坐阅世代长。婆娑送日月，海田今几桑。与树论年辈，当我大父行”云云。同社高彤皆孝廉《今年元夜咏怀用诵洛大令元旦试笔韵生字韵》云：“醉招明月来虚室，笑指群松是后生。”文人之笔可以吐纳风云，驱策草木，周目槐如大父行，高指松为后生，词意隽妙，足饜读者，彤翁年七十五，极康健也。

予思之，诗之境界约分四种，曰圣、仙、鬼、杰，少陵，圣也；太白，仙也；长吉，鬼也；退之，杰也。古今诗人难以数计，要不出此四境。江西杨昉谷先生深于诗学，予与之周旋半生，获益不。其境实兼仙杰二者之妙，有庵之清切，而能浑括；有散原之奥衍，而能浏亮；有苏戡之伉爽，而能恳挚；忧乎上矣。灯下与诵洛大令论诗，发此妄论，仍落言诠，暇当质之一山太史也。

日前间庵太傅仙逝，老成凋谢，为之黯然。老官庶子时，直言敢谏，一时无两，晚年声望益重，海内奉为大师。诗学深邃，尤多恳挚之作。予最喜读其哭宝竹坡、张幼樵两先生诗，其《哭竹坡诗》云：“大梦先醒弃我归，乍闻除夕泪频挥。隆寒并少青蝇吊，渴葬悬知大鸟飞。千里诀言遗稿在，一秋失悔报书稀。梨涡未算平生误，早羨阳狂是镜机。”《哭幼樵诗》云：“雨声盖海更连江，进作辛酸泪满腔。一酌至言从此绝，九幽孤愤孰能降。少须地下龙终合，孑立人间鸟不双。徙倚虚楼最肠断，年时期与倒春缸。”有深交乃能有此至情之作也，近年与公同席数次，且共撮一影，岁月不居，遂成陈迹矣。

持约不甚能诗而酷嗜之，倘能致力数年，后当有可观。前年继范老之后，亦入城南诗社。予喜赠一律，项联云：“杜陵诗派传宗武，苏过文名继子瞻。”盖属望甚深也，其后诗社醪饮，及水西庄宴集，又李君琴湘之重九诗会，皆如期而至，皆有诗，皆送予删润。其院中梨花开时，亦援范老旧例，邀客吟赏，今年初春由故都购蜂糕见贻，媵以三诗，只记其两句云：“故都糕点饶真味，归奉高堂更馈师。”不幸短命，香火缘、文字缘，而今已矣。

葩经载父母生鞠之恩只“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”八字，独绝千古，非后人所能及。盖父母之恩，德如天覆地载，不易形容。凡作思亲诗与哭亲诗之不易着笔，犹咏天与地之难着笔也。惟不以诗名之人，偶有数句，反能动人。如僧人智能养母最孝，有一绝云：“浊酒浑浆丐一杯，欢颜但博阿娘开。着娘微醉扶娘睡，不敢温经独坐陪。”又某《哭母诗》曰：“叫一声，哭一声，儿的声音娘惯听，如何娘不应。”以上两作，读之未有不凄然生感者。

人有贤子最是乐事，以其能继述也。若年已老耄，无子无女，白头夫妇黯然相对，真有难以为情者。范孙慰仁安之诗曰：“生儿豚犬不如无。”虽至语，我不知当境之苦也。朱友鹤先生诗曰：“白傅无儿空下泪，中郎有女亦相亲。曾何著述传当代，任把诗书付别人。”又“买得泥孩儿一个，归来算我已添丁。”语极凄恻，吾友王仁安《贺刘幼樵提学娶儿媳》诗曰：“我家开阁事堪怜，燕子空巢世变迁。一样龙鍾君独好，佳儿佳妇慰余年。”又喜弟生子诗曰：“阿弟侵寻已五旬，今朝方见后来人。老夫膝下凄然惯，亦喜添丁是近亲。”凄恻之语较朱君为甚。上年仁安生日，送诗联者或有“子孙绕膝”等词句，宜仁安读之愀然也。

徐东海总统今年八十一岁，精神强固，似六十许人，初以翰林参新建陆军幕，其后总督东三省，勋业赫然。记其《小站夜出巡营诗》云：“夜深海气浸衣袂，满马疏风听咽笳。”又《赋赠日本蛟岛中将》诗：“牛酒酣歌夜未阑，平沙万里雪漫漫。会当大漠东风转，海上群山立马看。”又《赠大岛大将》诗：“酒酣起舞为君寿，万马无声月正中。”又“东风能识裁宫锦，万簇桃花逐队行。”如此等句，真有吞吐大荒俯视一切之概。诵洛大令评予诗，谓为长枪大戟，震动一切，以之评东海诸作，殊为允当，予乌足以当之。

作诗用阔大字面较为雄浑，但须通首相称，乃为合作。近见友人诗两用

“放眼中原”四字，皆属杰构。许琴伯秘书《临川感赋》云：“寒迫饥驱事可哀，青碧血满蒿莱。澄清寰宇知何日，放眼中原几霸才？”刘云孙大令《过水坡渡口》云：“满地黄花认水坡，北来我又渡黄河。年年争战民财尽，放眼中原老泪多。”两诗皆有喷薄之气，故佳。又云孙《过娘子关》云：“雄关高与万峰齐，回首并州落日低。浩瀚浑流来眼底，乱山排到井陉西。”亦有盛唐气派，以其无蹈空之字句也。

今春陈老病故于北平。予见挽联、挽诗颇多，而以陈散原先生所撰挽诗为最。诗曰：“一掷耆贤与世违，猥成后死更何依？倾谈侍坐空留梦，启圣回天埃见几。终出精魂亲斗极，早彰风节动宫闱。平生余事仍难及，冠古诗篇欲表微。”意亦犹人，而链字链句，极为沈挚。俞恪士先生谓寻常人能为之诗，不作可也。散原翁之诗，可谓不寻常矣。

潘彦辅先生谓：诗不可为人强作，必勃勃不可以已也，而后为之。欲作一诗，宜全力与俱，初定意格，终研词句，如良医诊脉，精神入微；如法吏断狱，反覆勘问，凡易悦而自足，皆文章之大病也云云。予述此论时，有友人诘之曰：作诗如此，不太苦乎？予曰：由苦方能得甘，若以为苦，最好是不作，不必人人皆作诗也。

少子远游不归，思之几至成疾。去年十一月六日，自三义庄归途，为一诗曰：“木叶疏草不肥，长堤渔火影霏微。炊烟四起天垂暮，目极飞鸿何处飞？”车中低吟，为之泪落，以思有所奇也。又《有感》诗云：“空负表翁舐犊情，不堪邪说误平生。朝来更有伤心事，绕膝童孙觅父声。”华壁老评之以为不忍卒读。今年二月上旬，乃意外归来，又得二十八字曰：“游子归来倦飞鸟，先生老去蛰居龙。冤亲恩怨何从说，只合痴聋作阿翁。”意虽不满，而心境安贴许多矣。

陈石遗序郑苏戡诗，内有云：“为朋友而作诗，然往往为此友而工，为彼友而不工者，以其意之属不属也。谢灵运对惠连辙有佳句，千古传为佳话。又有刻意求工而不工，不刻意求工而转工，则天之事与学之功有不同也。沈子培遇郑苏戡，则诗思自生；陈老遇谢枚如、张幼樵，则工于他作；郑苏戡为个子朋而作者，则尤工。此与谢灵运对惠连辙有佳句相类。”此等议论，颇有意味。

作诗造意贵曲折，不贵直质，以直质便说尽无余味也。陈伯严《赠吴彦复》诗：“彭媯非独怜才耳，谁识彭媯万劫心？我友堂堂终付汝，弥天四海一沈吟。”本系以彭媯付彦复，偏说以彦复付彭媯。郑苏戡《哭顾子朋》诗：“自意死穷边，不复能见子。归来谁与归，得我子所喜。”本系苏戡得子朋而喜，偏说得苏戡而子朋喜，故意曲折，两作同一机轴。

予昔年有句曰：“老去心肝凉似水，更无余地起情澜”。自以谓解脱矣，年来名缰利锁，碌碌尘中，仍未能解脱也。因忆彭甘亭《花烛词》曰：“阿侬消瘦倦花颠，色界删除兜率天。恰似东坡蕉叶量，但看人醉亦欣然。”又张亨甫有句曰：“何曾两庀爱孤豚，渐觉中年百感存。只合落花风里坐，看人儿女自消魂。”两君为此等语，岂不自以为解脱乎。其实亦如我之不能解脱也。

予旧藏有陈秋舫《白石山馆诗》钞本，魏默深跋其后曰：“空山无人，沉思独往。木叶尽脱，石气自青。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成连东海，刺舟而去。”渔洋山人能言之，而不能为之也，太初其庶几乎，其语甚隽，不必读秋舫诗已可知其诗之境界矣。

三十年前予游日本，一日同友人访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寓所，见其壁间悬一条幅，为西乡南浦所书，圆润宽博，有王可庄修撰笔意，诗亦飘然有仙气，其词曰：“楼阁如烟横晓天，蓬莱自古会群仙。丹成余粒分龟鹤，又至千年又万年。”予在西京旅邸亦得一绝句曰：“薄寒忽已袭重裘，霸气棱棱逼瓦沟。老鹤不归松影静，一丸凉月下西楼。”自谓亦有清旷之致。

予尝为集句挽联挽李啸溪先生（映庚）云：“徒此挹清芬，天涯烈士空垂涕；无由亲雄略，河上仙翁去不回。”又代温支英君（世霖）挽之云：“结发事文章，甘山庐阜郁相望；暮景迫摧倒，清江赤壁照人悲。”又挽潘端甫云：“楚些招归来，旧事真成一梦过；鲁经有遗叹，胜游难复五人同。”又挽袁励之云：“维时遭艰虞，更为后会知何地；对床老兄弟，又结来生未了因。”又代天津红十字分会挽广西红十字分会理事长周巨川联曰：“乾坤含疮痍，足茧荒山转愁疾；人生若尘露，徒倚危楼一怆神。”盖撰联不易浑成，反不如集句也。

昔毛西河之夫人尝诮西河，语其门人曰：“君辈以渠为博雅乎，不知渠作七律一首而翻检书籍，动或数十种，直獭祭耳”云云。西河闻之，笑曰：“此

正吾之不可及也。”袁简斋天才卓越，下笔千言，而为某中丞作题某图四绝句，压倒一切，四坐倾服。简斋出字箴示之，盖已七易稿矣。观此则知凡为文字必几经改窜，而后方能定稿，非可草率从事也。

十五年前秋间，凌润苔先生约同符曾壁臣燕孙麟阁赏菊，首倡四诗，予有和作，今忆其诗云：“寂历秋花昼掩屏，一帘疏影散晴晖。多情蛺蝶时相顾，为恋寒香不肯归。”“容易秋风上鬓丝，天寒袖薄竟相欺。只余浊酒黄花意，举盏无人属阿谁。”“老夫白屋恋重衾，彻夜寒风定不禁。破晓披衣扶杖出，万缘留得爱花心”之句，韵味深隽，耐人吟讽，今润翁早故，其寓楼鬻为酒肆矣。每过其地，辄起黄垆之感。

宋芷湾先生（湘）《种松诗》曰：“不见苍山已六年，旧游如梦事如烟。多情竹报平安在，流水桃花一惘然。”“古雪神云念几回，十围柳大白头催。才知万里滇南走，天遣苍山种树来。”“一粒丹砂一鼎封，一枚松子一株松。何时再买三千石，种云中十九峰。”时道光二年三月也。碑在大理西云书院。芷湾先生文章政事历劫不刊，此诗飘然有仙气，予最喜诵之。

“夙兴夜寐，无忝尔所生。”可以兴矣。“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宴乐嘉宾之心。”可以群矣。“瞻望弗及，泣涕如雨。哀我颠寡，宜岸宜狱。”可以怨矣。仲可怀也，人之多言亦可畏也，所谓发情止乎礼义也，诗之为用大矣哉。

王渔洋《赠徐东痴隐君夜诗》有云：“先生高卧处，柴门翳苦竹。雪深门未开，村鸡鸣乔木。日午炊烟绝，吟声出茅屋。”韵致超绝，高文敏公不解“鸡鸣乔木”之句，渔洋以古诗“鸡鸣高树颠”、陶诗“鸡鸣桑树颠”两句证之。究之鸡寒上树，虽系古语，其事不经见也。

刘云孙口述元宋子虚先生《老农诗》：“倩搔背养坐深村，爱说前朝赐帛恩。悬帖不来寻社长，自摊牛契教玄孙。”又《老牛诗》：“草绳穿鼻系柴扉，残喘无人问是非。春雨一犁鞭不动，夕阳空送牧儿归。”予喜其闲适。又述其《绿珠诗》：“红粉捐躯为主家，明珠一斛委泥沙。年年金谷园中燕，衔取香泥葬落花。”予喜其凄艳。

蓝采和为世所传八仙之一，系唐末逸士，衣服蓝缕，佯狂街市，其后升仙

而去。故临淮城中有升仙坊、升仙桥名迹，采和作《踏踏歌》以警世，其歌曰：“踏踏歌，蓝采和，人生能几何。红颜三春树，流光一掷梭。古人混混去不返，今人纷纷来更多。朝骑鸾凤到碧落，暮看桑田生碧波。长影明辉在空际，金银宫阙高嵯峨。蓝采和，踏踏歌，人生能几何。”明高季迪先生有《题采和诗》曰：“石崇步幃四十里，王恺珊瑚八百珠。宁可黄金堆下死，街头不散一青蚨。”《中都志》叙之綦详。

李嘉佑“水田飞白鹭，夏木啭黄鹂。”王摩诘每句上加“漠漠”、“阴阴”两字，便成佳句，有意无意，殊不可知也。元遗山七律中最好用前人整句，大约胸中成诗甚多，信手写入，不设成心。若套袭古人成句，尤可不必，以绝不能佳也。李义山《子初郊墅诗》起句曰：“看山对酒君思我，听鼓离城我访君。”予以为此近滑调，非诗家上乘。乃吴梅村先生仿之云：“青衫憔悴卿怜我，红粉飘零我忆卿。”尤觉浅率，宜乎戈芥舟先生评之为“俗不可耐”也。

歙县曹君静济以《看云觅句图》求刘润琴修撰题诗，酬之以双红豆，此物北方殊少见，修撰作一截句，拟捐付博物院。诗云：“一诗换得双红豆，坡老团尖比若何。毕竟饥来不堪食，相思空白惹人多。”诗有风趣。记十年前南方友人亦以双红豆见贻，爱而藏之，日久竟自失去，金杯羽化，觅之无从矣。

悲哀出涕，人之常情，然喜极亦出涕，所谓感激涕零，亦人之常情也。予向喜陈散原《赠吴彦复七截》后两句云：“我友堂堂终付汝，喜心和泪说彭媯。”“喜心和泪”四字，可谓奇而法矣。近读李义山《赠刘黄十》诗有“万里相逢欢复泣，凤巢西隔九重门。”乃知散原老人脱胎于此也。

陆放翁《十月十四夜月》诗：“掬露以为浆，屑玉以为餐。泠泠漱齿颊，皓皓濯肺肝。”又《野饭诗》：“薏实炊明珠，苦笋馊白玉。轮区芋，芳辛采山藪。山深少盐酪，淡薄味至足。”或设寓言，或叙实事，不必问其事之有无，理之真幻，而读之但觉清洁芳香，芬流齿颊矣。

山东滋阳贾鳧西先生名应龙，曾充交趾大使，前官郎中，时其子在家乡与邻家争墙基，驰书北京，求其致函地方官，意在必争也。乃先生覆书只二十八字曰：“千里寄书为一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。秦皇枉作千年计，只见长城不见王。”其事遂息，至今传为佳话。予记其诗后二句是“长城万里今犹在，不见

当年秦始皇。”未知孰是，然先生之让德固可传也。明亡后，先生耻事二姓，佯狂避世以终，尤非寻常人所能及也。

杨叔峤先生《旅夜》诗：“灯悬疏雨夜，门掩候虫秋。”逼真唐音。《汴梁怀古》诗：“忍取黄袍孤寡手，竟忘红烛兄弟情。”工力悉敌。《红叶》诗：“客路征衣游子泪，御沟流水美人心。”又“人迹秋光山店树，马头寒色驿门枫。戍楼指点明霞外，旅栈荒凉夕烧中”皆可诵也。

林墩谷先生《与石遗大兴里饮罢》诗：“高楼罢酒天初雨，短榻挑灯夜向阑。流落倾城同一叹，忖量终岁得多惧。”俗事能雅。《寄内》诗：“六月长安无一事，借人亭馆看西山。鹿车甚处堪同挽，留滞何因却未还。”起两句高迈。又《礼塔》诗：“老树刺天青自直，空潭留日绿还沉。”又《直夜》诗：“依违难述平生好，寂寞差欣咎眚宽。身锁千门心万里，清晖为照倚阑干。”诗格清迥，而无形中有凄苦之音。

武进谢君玉岑名覲虞，不相识也，介唐君玉虬通讯数月以来，函札频通，推挹倍至，日前写扇寄我，系其《怀大千宣南》诗：“半年不见张夫子，闻卧昆明呼寓公。湖水湖风行处好，桃根桃叶逐歌逢。吓雏真累图南计，相马还怜代北空。只恨故人耽药石，几时韩孟合云龙。”书法颓唐散漫，与每次来札同，然字有逸致，诗亦超隽。犹记其《浣溪纱》词云：“十二雕阑十二帘，秋河初落夜恹恹，已凉还暖自家怜。柔叶螺痕空对影，锦书凤纸欲生烟，人生何处是当年。”“人生”句，读之使人有惘惘不尽之意。顷巢君章父函告玉岑有逝世之耗，闻之凄恻，几欲涕下，盖虽无一面之缘，而文字往来极为契合，招魂何处，覲面无从，不自觉其怆恨也。

●卷下

予五十岁时，严范孙先生寿以诗曰：“昔我识君君未婚，而今绕膝罗儿孙。昔我识君君就傅，而今桃李盈君门。惊君孟晋日千里，羲和失色穷追奔。文采风流震坛坫，方驾玉局兼梅村。遍交贤豪与长者，客常满坐酒满尊。朝为曹邱夕季布，此曰知己彼感恩。说士肉甘且隽永，口颊拂拂春风温。超然应物物无滞，天生慧力由夙根。才学器识与年进，其间亦有福命存。况复神完气尤健

，兴来直拟云梦吞。行年五十犹力壮，使我欲信西儒言。人生能活二百岁，期颐大耋安足论。”六十岁时又寿以诗曰：“十年前有寿公诗，公谓知予舍子谁。又拟今兹周甲颂，仍依往岁侑觞词。梅村玉局犹前日，季布曹邱甚昔时。结语犹如操左券，信公寿可信期颐。”期许之殷，奖借之重，溢于楮墨。今范老之歿已逾六年，予则年将七十矣。德业不进，故我依然，殊自愧也。

又予六十岁时，华壁臣先生祝以二律，工楷书扇见赠，其诗曰：“昔年识面甫成童，文酒纵横气吐虹。不屑衣冠为傀儡，竟将笔墨老英雄。书名盛似苏髯叟，诗样多于陆放翁。乡校巍然绝学，狂澜共障百川东。”“天寒相率守冬藏，独善居乡抱热肠。四座春风常客满，一车终日为人忙，鲁连不仕围频解，柳下虽和行自方。六十老翁余勇在，当筵仍复醉干觞。”揄扬逾分，殊不敢承。“四座春风”两句，则予三十年来之实在情形也。

《朝野僉载》：“梁庾信从南阳初至北方，文士多轻之。信将《枯树赋》以示之，于后无敢言者。时温子升作《韩陵山寺碑》，信读而写其本。南人问信曰：‘北方文字如何？’信曰：‘惟有《韩陵山》一片石堪共语，薛道衡、卢思道稍解把笔，自余驴鸣犬吠，聒耳而已。’”文人相轻，自古已然，兰成所言，亦似太过。时至今日，文字愈漓，几于不可方物。而为驴鸣狗吠之作者，犹复大言不惭，沾沾自喜，不亦大可哀哉。

东坡诗：“半醒半醉问诸黎，竹刺藤梢步步迷。但寻牛矢觅归路，家在牛栏西复西。”云南诗僧担当自叙其诗云：“禅若分净秽，将干屎橛、布袋里猪头，置于何处，非禅也；僧诗若无姬酒，都是些豆腐渣、馒头气，名曰偈颂，非诗也。”夫牛矢也，干屎橛也，猪头也，取以入诗文者甚鲜，而东坡与担当用来，恰好不可及也。

九年前夏闲，四川乔君信孙旅津，几于每夕相访，谈艺甚欢。曾口述其兄大壮数诗，雅健遒丽，得未曾有。今记其两律如下：《癸亥不朽堂春宴，京曹同官夫妇会者二十有二人》诗云：“时清黻列赓歌，奈此劳生负载何。故国榛芜蚕市歇，胜游裙屐凤城多。惊心火后催婪尾，扶醉风前寄茗柯。鬓未成丝花欲雪，堂堂隙驷碍帘波。”又《三十初度》云：“梦魂昔昔赴沔乡，道里悠悠阻雁行。累尺文章资旅食，十年少贱答清狂。盈觞独献高堂酒，胜馑微惊满镜霜。汲汲修名频顾景，未应夕驾是迷方。”时阿弟在欧洲，信孙少年英俊，新学旧学通博无伦，而郁郁平生，近闻几以病废，为之不怡者累日。

陈散原先生《赠方地山泽山兄弟》两律，前四句云：“维扬俊物好兄弟，共我狂言亦一奇。萧瑟江关成自废，流传文字肯相知。”李小石先生《赠地山诗》：“大方谐隐似东方，日逐淫娃作色荒，故纸堆中万金去，褻钱眼里一身藏。”两诗一庄一谐，可见地山之为人。李诗尤妙肖，年来与予为文酒之会，月四五次，大言炎炎，兴复不浅，属对极速，有匪夷所思者，众以“联圣”目之，君亦居之不疑，尝语子曰：我狷人也。人乃目之为狂。予以为知言。

“北骥辞贤豆，南鸿就稻粱。经天除是泪，缩地更何方。华省曾霄上，连枝若木旁。十年行色在，江海鉴苍黄。亭堠惊心改，河山到眼新。临岐无算酒，去国少年人。生事虚料理，微言失具陈。过江浑草草，不为庾公尘。”此亦乔大壮诗也，题为《辛酉南游》，无一犹人语，故乐为存之。又闻其弟将由欧洲归，得诗云：“壮藏间关曾是命，寒门危立此何时。”何等警悚。

孔东塘论诗谓：“凡人不为诗则已，若为之，必有一得焉。为之而亦有不得者，乃不以己之意为诗，而假人之意以为诗，久假不归，虽山川风物亦不能效其功也。”语颇切实。又谓：“诗有二道：曰工，曰佳。工者多出苦吟，佳者多由快咏，工者属于穷，佳者则必风流文采。”云云。予以为此论大谬，工未有不佳者，佳未有不工者，两者如何分开说？如何以“苦吟”、“快咏”分贴，善乎？袁简斋《诗品》曰：“知一重非，进一重境，亦有生金，一铸而定。”真善于说诗者矣。

王摩诘《送梓州李使君诗》：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。”据元校本作“一半雨”，故郑君文焯颜所居曰半雨楼，言之津津。予以为按之诗境、诗格，以“一夜雨”为高浑，元奉未必果优也。

“五言古诗，琴声也，醇至澹泊，如空山之独往；七言歌行，鼓声也，屈蟠顿挫，若《渔阳》之怒挝；五言律诗，笙声也，云霞缥缈，疑鹤背之初搏；七言律诗，钟声也，震越浑，似蒲牢之乍吼；五言绝句，磬声也，清深促数，想羁馆之朝击；七言绝句，笛声也，曲折嘹亮，类江城之暮吹。”此管絃若先生以乐器论诗之语，比喻虽未悉当，而颇有趣味，惜未喻及乐府之长短句也。

郑太夷先生《训女诗》内警句云：“莫信鬼神信道理，莫爱豪华爱义礼

，容人之过，称人之善，居心仁厚百福始。”《训子诗》内警句云：“男人胸中宽，要作万人豪。敬贤闵不肖，爱物随所遭。寡欲自超然，富贵真鸿毛。”着墨不多，而语皆精粹。

江叔先生集中附录沈山人《贫况》诗云：“遮穷讳苦亦徒然，欲诉还休更可怜。昨夜举家聊啜粥，今朝过午未炊烟。强颜且去赊升米，默计都无值一钱。谁信先生谁不信，御寒无被已三年。”可谓穷矣。叔亦有《岁除诗》云：“庭角无梅座不春，门扉虽阖岂遮贫。晚年雪履鸣深巷，半是吾家索债人。”亦述贫况，而较有风趣。吾辈饱食暖衣，差免饥寒之苦，无所用其牢骚矣。

当涂李君醉侨，先后为许静仁、吕燮甫两省长上客。曾自撰一联云：“春日睡，秋日醉，福穰穰，心滋愧；长歌狂，短歌强，诗平平，乐未央。”似歌似谣，惜“强”字未甚安。

天津郭外原有土墙，墙外有河，今墙久圯，而河尚存，俗呼为墙子河。俗而不雅，人人知之，但一入诗词，便有风致。邵次公诗：“盈盈墙子河边水，草长莺飞又一年。”冯殊军诗：“心随墙子河中水，流过桥西倘见君。”郭啸麓诗：“夜凉墙子河边路，无数流萤作雨飞。”三诗各有寄托，而皆称妙句，故爰而记之。

六月五日，见报纸登一诗，题为《古槐感梦》，诗曰：“微闻剑履压庭除，尽室仓皇走传车。大厉之操新劫运，纤儿真坏好家居。饥鸱戛羽终颠国，社鼠搬姜又过墟。冷眼人间桑海事，倚天何处觅龙屠。”诗境在义山、遗山之间，以署虞芒，何人也？颇欲一见之。“手叠花笺钞稿去，天涯到处访斯人”，同此思想也。

曾文正《复陈右铭书》论为古文之四忌：“一，剿袭陈言；二，褒贬逾量；三，散漫无主；四，僻字涩句。”又世所传之《诗法指南》，论作诗之五戒：“一讥讪，二谄谀，三鄙俗，四纤褻，五剽窃。”以上两则，均扼要之论，但能读书多，积理富，自能不蹈以上诸弊也。

“乍着微棉强自胜，阴晴向晚未分明。南回寒雁淹孤月，东去骄风黯九城，驹隙存身争一瞬，蛩声吠梦欲三更。绝怜高处多风雨，莫到琼楼最上层。”此袁寒云于项城筹备帝制时所作，南北文人，一时许为佳构。某笔记有此全

稿，录而存之。又寒云作《蝶恋花》词云：“乍散离愁吹又聚，帘底微波，帘外狂花絮。十二重栏遮不住，柔枝合倩金铃护。手把明珠和泪诉，昨日相逢，今日君何处。剪剪情丝千万缕，为欢为怨都无据。”亦酷似纳兰容若。

殷浩被黜放，徙于东阳之信安县，但终日书空作“咄咄怪事”四字。王安石放废，知为吕惠卿所挤，每书“福建子”三字。此两人力能自矫，口无怨言，而胸中介介，所蕴深矣。善夫东坡先生《渡海诗》收句曰：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。”不露牢骚而以肮脏奇崛出之，是何等胸次。

王采臣先生丙寅夏五月陪赵次珊先生泛舟八里台，作诗八首，其末一首云：“卜筑溪庄狎水鸥，避居聊作稻粱谋。十年树木谈何易，况是园翁已白头。”寄托遥深，予最喜诵之。采老所期稻粱之谋，究未能发展，固知求田问舍，又是一种学问。

丰城任瑾存大令传藻精爽，而有肝胆。历宰河北剧县，安良除暴，声施烂然。与予订交十年，休戚与共。从政之暇，不废吟咏，句如《与诵洛夜话》：“乱后牧民心自赤，衰时说士眼谁青。”又《和芍晖》：“忍睹疮痍医术拙，不谈冷暖世情谙。”又《登卫辉白云阁》：“农圃心情丰稔好，神仙踪迹有无中。”皆稳链沉挚，不落凡响。至“黄河一线横千里，白发频年添数茎”，则苏、黄妙境矣。

周养庵先生《辛未十刹海修楔》诗内有数句云：“座中词客多白头，散荡樊翁闭泉室。嬉春畴昔盛佳丽，内家装裹真娴逸。繁华转瞬成寂寥，世事未来黑如漆。对酒不饮宁非痴，休更沉埋事占毕”云云。字里行间有一种沉郁驱迈之气，诗人之诗，为人所不及。先生近作挽联多作三字句，廉悍绝伦，能者不可测如此。

孙师郑太史（雄），予三十年前老友也，淹滞旧都，著述终老，昨间已病故矣。记其序《荔圆楼集》，序内引渊明之言曰：“文所不能言之意，诗或能言之。大抵文善醒，诗善醉，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，盖其天机之发，不可思议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惟此圣人，瞻言百里。’论文之旨也。”又曰：“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，论诗之旨也。”先生又谓：“诗不可有我而无古，又不可有古而无我。典雅，精神兼之斯善”云云。各语皆耐人寻味。

张幼樵先生《涧于集梦所奇诗六绝依韵答之》，记其三首云：“流传臣亮街亭表，天鉴《春秋》督咎心。末学凤雏轻一死，平生梁父恨孤吟。”“绛侯不解结袁丝，刘柳从来善退之。恩怨一身何足校，群公平贼是匡时。”“薰尽衙香典赐裘，椰冠学士配军头。故人书到浑无酒，寂寞溪山感独游。”凄凉呜咽，悱恻缠绵，《骚》《雅》之遗也。

“先生休矣复何如，出或无车食有鱼。近市一楼天地窄，时还读我线装书。”此方君地山旧作也，看似不经意，然非酝酿古今，胸多积卷，不能到此境界。又许君佩臣《题画诗》：“岸上人家多种柳，船中客饭每供鱼。”据云系刘献臣作，予最爱之。佩臣不自炫其画，曾以此意为予画扇，萧疏有逸气，已什袭藏之。

《贞一斋诗》说：“《羸奎律髓》所选皆西江皮毛，只此四字立名，已堪遗笑”云云。前年予购《昭昧詹言》一部，杨昀谷先生见之曰：“内容不必问，只此书名，便伤雅道。”以其自命为若明若昧，詹詹小言，殊为可哂也。其说与贞一斋正同。

袁子才《续诗品》数十则，颇多精粹语，《斋心》一则云：“禅偈非佛，理障非儒，心之孔嘉，其言藹如。”《藏拙》一则云：“因蹇徐言，因跛缓步，善藏其拙，巧乃益露。”《著我》一则云：“不学古人，法无一可，竟似古人，何处著我。字字古有，言言古无。吐故吸新，其庶几乎。”子谓此诸语不但作诗应尔，作人亦应尔也。

人讥荆公诗“含风鸭绿鳞鳞起，弄日鹅黄袅袅垂”，上句咏水，下句咏柳，谓之“诗谜子”。“诗谜子”语，固然矣，然而韩吕黎诗“红皱晒檐瓦，黄团系门衡”，上句是枣，下句是瓜蒌，何以人不讥其诗谜子耶？

李濯愚《过芦沟桥诗》：“轻装一袭出孤城，默数轮车轧轧声。到眼芦沟桥下水，照人来去总分明。”陈诵洛《过黄河桥》诗：“风声挟梦梦能骄，又向霜晨度此桥。桥上飏轮桥下水，英雄成败等无聊。”李诗浑涵，陈诗慨爽，皆近作也。

“林和靖《梅花诗》：‘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。’脍炙人口者百余年矣，自东坡在惠州作《梅花诗》云：‘纷纷初疑月挂树，耿耿独与参

横昏。’此语一出，和靖之气遂已索然。”此宋周紫芝所撰《竹坡诗话》中语。予以为东坡此两句远逊于“疏影”、“暗香”也，乃谓其胜于林，似非的论。

同治己巳，先父梅岩公托人画一老翁曳车，自集两句云：“不舍昼夜其，如示诸斯乎。”其时予二岁也，至光绪乙未，求杨香吟师题诗，为之题云：“曳车曳车，身瘁路赊。问君安往，辛苦作家。曳车曳车，无取牛马。谁其驱之，有执鞭者。车也簿笨，人也清瞿。着来交不了，便我步驱。车无停轮，人无停趾。图示后人，服劳视此。”此图至今已六十余年，今日检出，叙其缘起，盖不胜风树之感也。

友人任琴孙云，先父梅岩公善作擘窠大字，予幼年失怙，未之见也。只得手书质田券草四行，予监督工艺学堂时，徵人题咏，蒋性甫侍御题云：“手泽迢迢二寸余，西风吹雨滴方诸。孤儿且作零丁读，我亦伤心问曝书。”章式之徵君题云：“不肯求田竟质田，清贫况味想从前。汝归许假寻常事，难得孤儿是象贤。”藏之书笥，今四十余年矣。

三十年前予读杨掌生之《京尘杂录》，内引“少年听雨歌楼上”云云，心窃好之，今年夏始于门人工伯龙许得窥其全词，为“少年听雨歌楼上，红烛昏罗帐。中年听雨客舟中，江阔云寒断雁叫西风。”

而今听雨僧寮下，鬓发星星也，悲欢离合总无情，一任窗前滴滴到天明。”词极隽美，而不知为何人作，询之味云、葆生、啸麓诸大词家，亦记忆不清。葆生谓之出张梦晋、祝枝山、唐伯虎三人之手，但亦恍惚，姑记于此，以质来者。

王右军《兰亭集序》云：“修短随化，终期于尽，古人云：‘死生亦大矣！’岂不痛哉！”钱幼光效渊明《饮酒》诗云：“寄生大块中，何者为我故。譬如逆旅物，暂有安足据。在世虽百年，毕竟舍之去。临去岂不恋，恋亦不得住。”古今人诗文，叙述生死之际，沉痛多若此，其收束处大概用旷达语，谁知愈旷达愈沉痛也。唐人诗：“举世尽从忙里过，谁人肯向死前休。”一日不死，便一日不肯放下，哀哉众生。

“楼台冷落收灯夜，门巷萧条扫雪天。”此一境界也，“雪消池馆初春后

，人倚阑干欲暮时。”此又一境界也。情景交融，所谓诗中有画也。昔人谓有无可奈何境界，此为近之。

荆公在锺山官床与客夜坐，作诗云：“各据槁梧同不寐，偶然闻雨落阶除。”东坡《宿余杭山寺》诗云：“白灰旋拨通红火，卧听萧萧雪打窗。”听雨，听雪，本寻常事，必如两公清超之笔以咏之，方不负此清景。

“洞庭险阻，不能亿度，阻风六日者，予也。有火轮拖带而阻风，与予略等者，广西学使冯也。舟阁浅处，水退而不得动者，今日所见之两船也。风覆而沉，仅露两桅者，昨日所见煤船也。轮船拖带遇风沉溺者，今日所闻长沙米船也。近者数日，远者不过一年，或身经、或耳闻、或目见，类而记之，以见洞庭之险，远过江海。而予之仅仅阻风，卒平安而至，此真万幸也。”此严范老使黔归途，戊戌二月三日过洞庭时所记，可知其险矣。并有一诗云：“岳阳城下水弯环，金口新堤指顾闲。八百洞庭糊眼遇，闲看落日下君山。”叙次历历有致，而险夷之遭亦若有前定也。

孙馨远联帅在居士林为施女士狙击以死，章一山太史挽之云：“人雄鬼雄，同在佛堂，一击竟成殿脚女；私仇国仇，是何世界，九原应问卖饼家。”郭啸麓提学挽之云：“兰擅雄才，盖世勋名天竟厄；蒲团惊急劫，收场恩怨佛无言。”予为一诗云：“一念菩提念未差，寒灯清磬静无哗。死生事大天难问，居士林中溅血花。”不敢加议论也。

予作《藏斋二笔》，内一条记“少年听雨歌楼上”一词不知何人作，且谓询之味云、啸麓诸君，亦记忆不清。其时味云在北平，未及询也，顷得味公书云：“此词系蒋竹山所作。蒋，北宋词家，宜兴人。题为《听雨调奇虞美人》。”味公曾用其意作《听雨词调奇玲珑四犯》，亦极缠绵凄恻之致，见《烟沽渔唱集》。多年疑团，今打破矣，为之一快。

孙师郑太史（雄），常熟人，光绪癸巳南元，谱名同康，人极博雅。光绪三十年前后，充《北洋宫报》编纂，予始识之。酬唱数十年如一日。太史以运蹇，时发牢骚，今秋病歿于北平。宗君子威挽诗有曰：“贫无可恋生何乐，病究何固死不知。”又“老尚寓公真客死，生留诗史作遗闻。”颇切其为人，以其曾作《道咸同光四朝诗选》也。甚赏予叠韵之作。

湘潭罗顺循提学，文章政事卓然成家。其权保定府时，予曾晤谈数次。尤工为联语，记其《保定畿辅学堂联》云：“《风》首《二南》，备异日干城腹心之选；学通六艺，扫末流词章考据之芜。”《讲堂》云：“地近西山，长兹慷慨悲歌，郁为朝气；天临北斗，愿共激昂起舞，惜此分阴。”《食堂》云：“正臣子卧薪尝胆之时，莫耻断风太俭；是古人击筑饮酣之地，相期学剑术无疏。”又《定兴河阳书院联》云：“乾岳儒宗，紫峰介节，芥子文章，先哲具遗型，好向传书寻坠绪；金台日暮，易水风寒，江村亭古，奇踪欣一遇，欲偕多士涤尘襟。”皆可诵也。

又顺循挽左文襄云：“兼赞皇江陵所长，武功过之，是真亚东人杰；继益阳湘乡徂逝，宗臣代谢，莫窥此后天心。”挽刘忠诚云：“望重大江南北，佐武慎治兵，继文正治民，声绩无惭往哲；晚屯时局艰危，戊戌能守经，庚子能应变，风节不愧名臣。”挽曾惠敏云：“博望侯槎泛斗牛，怅伦敦远岛，巴勒严城，仗节尚能持国体；富郑公声惊甲马，正北狄寒盟，西陲伏莽，临轩应复叹才难。”皆言之有物，扣之有声也。

宣统二年夏，予以事之旧京，寓严范孙宅，一日晚餐后闲话，忽接电话云：“张中堂病故矣。”（即文襄）范老悚然起立曰：“此国家有数人物也，故去奈何。”急往吊，彻夜未归。开吊日，挽诗挽联甚多，有极劣者。其时都中人语曰：“文襄最讲文学，今死而杂作乱投，是欺侮老头子，可笑也。”最佳者汪袞甫一联为：“立朝苦费调停策；绝笔惊看讽谕诗。”皆取材于文襄之诗，着墨不多，包扫一切。按文襄诗：“璇宫忧国动沾巾，朝土翻争旧与新。门户都忘薪胆事，调停白首范纯仁。”又“诚感人心心乃归，君民末世自乖离。岂知人感天方感，泪洒香山讽谕诗。”皆词旨深厚，非寻常诗人吐属。

范孙挽张文襄联为一时传诵，联曰：“任重似陈文恭，好古似阮文达，爱才如命似胡文忠，若言通变宜民，闾识尤超前哲上；使蜀有《轩语》，督鄂有《劝学篇》，余事作诗有《广雅集》，尚冀读书论世，后贤善体我公心。”

某笔记记俞平伯两律，内有句云：“老去善才还贴戏，南来闲汉懒参衙。街坊几阅新朝贵，煤米都知旧账佳。”诗近游戏，而老伶演剧，政客从公，宦迹无常，生计日促种种现象，跃然纸上，而说来绝不吃力，的是聪明人吐属。

王紫诠为蒋纯甫词作序，内有云：“词之一道易流于纤丽空滑，欲反其弊

，往往变为质木，或过作谨严，味同嚼蜡矣。故链意、链词断不可少。链意所谓添几层意思，多几分渲染，是作诗文秘诀；有词无意，而词又不渲染，何以为文？语云：‘言欲信、词欲巧。’此即所谓巧也。”

王羲之往都，临行题壁，子敬密拭除之，辄书易其处，私谓不恶。羲之还见，乃叹曰：“吾去时真大醉也。”敬乃大惭。傅眉，字寿毛，青主之子也。青主偶醉后作草，眉见而效之，书置几上。青主醒而愀然不乐，眉问其故，青主曰：“我昨醉书，今视之，中气已绝，殆将死矣。”眉惊愕，白其故。青主曰：“然则，汝不食新矣。”后果然。二事绝相类，青主之说尤奇。

诗语入词，词语入曲，善用之即是出处，袭而愈工。阮亭极持此论，尝评金粟《花心动秋思词》有云：“白太傅‘吴娘暮雨潇潇曲，自别江南久不闻’，钱宗伯‘东风谁唱吴娘曲，暮雨潇潇兮禁城’，及自作‘年来惯听吴娘曲，暮雨潇潇水阁头’。金粟乃云：‘惊秋客到伤心处，江南梦一曲。’”“‘潇潇暮雨’总由‘暮雨潇潇郎不归’生出，如许心想，使拙笔为之，便如刍狗再梦，数见不鲜矣。”此武进周程村先生语。“潇潇暮雨”四字，寻常景物也，能加数字趁贴，则入诗与入词皆成妙语。予以“明灯夜雨”名其楼，求齐白石翁状此景，画一竖幅，极苍茫之致。然真得领略此种况况之时，每年亦不过数夕耳。

予以明灯夜雨楼名其斋，绘图徵诗。啸麓提学云：“万态翻云未是奇，先生晏坐自支颐。一灯外即鸿界，看到移山倒海时。”“满眼云山泼墨成，千林黯黯一楼明。荒鸡声里漫漫夜，犹恋平生旧短檠。”诵洛大令云：“山楼雷雨之所藉，有叟岸然坐灯下。谁欤貌此苍莽姿，人间此际夜非夜。”两作各擅胜场，啸麓诗“一灯”两句尤浑灏。

姬人静生之歿，今百日矣。冥纸香花聊伸悲慨，适检《袁简斋诗钞》，内有《哭聪娘》一律，中四句云：“少妾不作旁妻待，长妾原兼旧雨情。虽向空王问因果，早知薄福是聪明。”诗固甚佳，然文胜于情，非其至者也。上月予《悼静生诗》有句云：“五夜思君君识否，可怜梦不到泉台。”又“也算姻缘同梦幻，是何因果不分明。”又“料应风雪寒天里，小胆孤魂更可怜。”情胜于文，曷胜怆恻。

“宋明以来，诗人学杜子美者多矣，予谓退之得杜神，子瞻得杜气，鲁直

得杜意，献吉得杜体，郑继之得杜骨。他如李义山、陈无己、陆务观、袁海叟辈又其次也，陈简斋最下。《后村诗话》谓‘简斋以简严扫繁缛，以雄浑代尖巧，其品格在诸家之上’，何也？”此《池北偶谈》中语，不满《后村诗话》中论，诚是也。然各诗家性情不同，词笔各异，即服膺工部，亦只具体而微。既不必句仿字摹，形同傀儡，亦不必句挑字剔，仅得一端，必谓某人得神，某人得气，不但无此手段，亦且无此品评。前人谓渔洋才力薄弱，于村集未下工夫，其论不谬也。

表侄工纶阁数年不见，昨自四川归，以旧作见示，录其好句存之，如“性孤朋旧少，身贱姓名轻”，又“久客始知乡里好，衰年更觉弟兄亲”，又“更有异闻堪纪述，我经蜀道不知难”，又“道惟自信差堪乐，事得随缘未觉穷”，皆可诵也。

汉末崔爰与蔡邕友善，魏氏以降，锺繇在南，卫在北，繇宗蔡者也，卫夫人、王羲之、献之、谢安出之，王、谢风流，盛称一时。自晋而后，六朝相继皆此派也。宗崔者也，经石峪大字，云峰山五言诗，郑羲、刁遵、朱义章、杨大眼、张猛龙、贾思伯诸碑出之。史称草书有楷则，而论者以《般若碑》为真书之始。自西晋后，石刻多北魏书，皆此派也。今之传者南派则帖，北派则碑，两派之分，北为汉人嫡嗣，南其支系。隋合而一统之，如《龙藏寺碑》可见，入唐愈工整，欧阳信本，《龙藏》之亚也，诸遂良、虞世南、锺绍京、蓝灵芝近南派；李邕、柳公权、颜真卿近北派。而草书首推张旭，篆书崛起阳冰，自此以后，唐人书为正宗。宋苏轼、黄庭坚乃一变之，米芾、蔡襄又一变之，而书体穷矣。南朝全帖不如北朝断碑，尽人知之，以帖愈翻印愈失原神，碑则原石具在，果能精拓，原神不失，非屡翻之帖所及也。

米元章对宋仁宗曰：“蔡京不得笔，蔡卞得笔而乏逸气，蔡襄勒字，杜衍摆字，黄庭坚描字，苏轼画字，臣刷字。”其说尽人知之，邹虎臣评宋四家之书则曰：“蔡嫩苏俗，黄野米贱。”吾不知邹氏为何许人，乃有此不经之言。

刘后村云：“宋诗岂惟不愧于唐，盖犹过之。”又云：“本朝文人多，诗人少，其所为诗系文之有韵者，非古人之诗也”云云。一人之论，自相矛盾如此。甚矣！论诗论事之难也。

东坡诗：“江东估客木棉裘，会散金山月满楼。日暮潮来风又熟，卧吹箫

管到扬州。”朱希真诗：“青罗包髻白行缠，不是凡夫不是仙。家在洛阳城里住，卧吹铜笛过伊川。”此南宋人蹈袭北宋人诗之显见者。

刘节之《题松雪宫女啜茗图》云：“秋宫肃肃古衣裳，静女无愁黛亦苍。不点疏萤和月色，绢头已作百年凉。”吴天章《题云林秋山图》云：“经营惨淡意如何，渺渺秋山远远波。岂但华谢桃李，空林黄叶亦无多。”皆透过一层说法，较为深至。

宋政和间以诗为元佑学术，御史李彦章遂上疏论陶渊明、李白、杜甫，以下皆贬之。因诋鲁直、少游、无咎、文潜，请为科禁，著于律令，诸士庶传习诗赋者，杖一百云云。此等纰谬之律令，可谓奇文，可笑亦复可叹。

宋长白述其父旧作两诗，一通首皆平，一通首皆仄。诗如下：“桃花参差开红芳，邯郸歌姬垂罗裳。香薰龙涎和都梁，临风翩翩歌琳琅。游人观之佳清扬，徘徊频倾流霞觞，歌声将终相思长。”又“岸柳弱弱舞不歇，落絮满地似积雪。所叹昔者此际别，岁月几易信问绝。荡子远戍发已素，少妇久忆泪应血。”两诗格调虽不甚高，而气体浑成，录之以备一格。

东坡诗：“秋来霜露满东园，芦菔生儿芥有孙。我与何曾同一饱，不知何苦食鸡豚。”真蔼然仁者之言。王渔洋先生仿其意为一诗曰：“溧鲫黄羊满玉盘，菜鸡紫蟹等闲看。不如随分闲茶饭，春韭秋菘未是难。”与东坡一鼻孔出气也。

今年正月廿四日，周立之观察六十生日，亲朋以文字为寿者极夥，佳作颇多，略记如下：散原老人联云：“纵谈王霸藏诗境，同命岩峦养道心。”啸麓诗有云：“世事推排俱老物，吾人笑自天真。”诵洛诗有云：“文字得名原已仅，觚陵回首总难忘。斑衣岁岁占鸟喜，白发轩轩序雁行。”予作五言古诗，中间云：“诗成泣鬼神，不暇岂妍巧。废陵破山寺，为君蕴诗稿。狎比到倡优，抑或亵佛老。是岂君所耽，聊以寄怀抱。”余亦不作颂扬之词，似亦真切不俗，盖予与立之固不拘形迹也。

渔洋谓：“七言古诗惟杜甫横绝古今，同时大匠无敢抗行。李白、岑参二家别出机轴，语羞雷同，亦称奇特。”又“唐宋大家七言歌行，譬之宗门：李、杜，如来禅；苏、董，祖师禅。”又“七言歌行，子美似《史记》，太白、

子瞻似《庄子》，鲁直似《维摩诘经》”云云。诗是词章，故谓之有韵之文，似不必搀入佛语禅宗，使人误入歧途也。

郑苏堪先生《和严范孙侍郎六十自寿诗》收四句云：“灰飞烟灭在一瞬，中兴赫赫归周宣。桥边日者私许我，为问诸子然不然。”曾记有人《赠陈其年诗》云：“朝来日者桥边过，见说功名似马周。”后果以博学宏词荐入翰林，“桥边日者”四字，忘其出典，实则街头卖卜人耳，何足重轻，而以之入诗，则觉妩媚。

正月二十九日夜，大雪满庭，灯窗人静，与豫生谈静生轶事，以奇思念。（几乎无日不谈，不妒也。）随检徐东海《辛丑春感》诗，有“英雄事业如尘隙，儿女衷情有泪痕。寒灯旧事悲流水，孤馆残春感落花。山川寥人何在，池馆萧疏春自深。蜂当蜜熟偏无力，蚕到丝成已化身”，第八首收句“可怜一掬伤春泪，洒向东风恨有余”，盖悼其姬人何氏歿于产难之所作也。读之声咽泪下，诗之感人如此，而予心气之衰亦可知也。

徐东海作诗极多，出版者已有《退耕堂集》、《水竹村人诗选》、《海西草堂诗集》、《归云楼诗集》，中有“草含无尽意，花有不言情”，“断桥疏柳风无定，野岸平沙水不流”，“深秋露重如过雨，长夜月明不见星”，“造物回天易，英雄悔过难”，“铸剑未成龙气隐，养丹欲就月华新”。此数联柯凤孙学士以为历劫不磨。

山阴任董叔诗：“完巢风雪坐残更，喜对妻孥说太平。近市盘飧仍腊味，入门笑语即春声。寒花妖眼都心许，辣酒轰肠喻耳鸣。犹有兵氛吴越分，一星窈窕瞰长庚。”袁寒云词：“今宵怯倚阑干，思无端，可奈西风经雨太凄寒。月何处，江南路，又团圈。只是中秋容易欲归难。”又樊山断句：“省识世间饥下饭，砂锅糙米亦奇香。”又马君叙伦断句：“薄产愁租重，多男授职难。”皆可诵。

诵洛自识杨昀谷先生后，诗境一变，上年八月予自英租界移居特别三区，诵洛赋诗见寄，诗云：“石遗论朋友，谓缘即是债。藏斋我所兄，七十不衰迈。岂徒文字交，道义互规诫。誉我每过实，诤我我不怪。何者为沆瀣，何者为絨芥。但觉我两人，宜共一世界。曩也对字居，日必就君话。今兹隔水遥，走访肯辞惫。颇闻好院落，绕屋盛芳荟。仍当晨夕来，取我襟抱快。信此非

缘耶，谓债复奚害。此债偿难完，此缘亦靡届。”其意极挚，其气极清，其骨极健，同时流辈中所不及也。

王逸塘先生所撰之《今传是楼诗话》谓“朱子七言近体，字字生动”。择录数首，断句如：“故人只在千岩里，桂树无端一夜秋。”“晓起苍凉承坠露，晚来光景乱蒸霞。”“四面不通车马迹，一尊聊饮芰荷香。”真诗人之诗也。“不向用时勤猛省，却於何处味真腴”等句，纯粹语录中语，似不宜入诗，且无须选录也。

光绪甲辰予游武昌，乘兴登黄鹤楼，不意楼已倾斜，风景亦劣，货摊卜肆，凌杂不堪，真所见不如所闻矣。记端忠愍联云：“我辈复登临，昔人已乘黄鹤去；大江流日夜，此心吾与白鸥盟。”可谓名隽。闻张文襄拟奥略楼联云：“昔贤整顿乾坤，缔造都从江汉起；今日交通文轨，登临不觉亚欧遥。”予以为未尽其妙。其后萧珩珊《题纪念文襄联》云：“宣勤陶甓，遗爱羊碑，经几番荆棘铜驼，名与斯楼不朽；昔炙苏门，今瞻召舍，听一曲梅花玉笛，神随黄鹤飞来。”尚属典雅。严范老述广东三贤祠集句联云：“海气百重楼，总为浮云能蔽日；文章千古事，萧条异代不同时。”真绝妙好辞，予最喜诵之。三贤，虞翻、韩愈、苏轼也。

陶然亭在故都南下汴，其地本为黑窑厂，清康熙时郎中江藻创造，取白香山诗“更待菊花家酿熟，与君一醉一陶然”之意，名曰陶然亭，亦称江亭。水木明瑟，风物幽美，文酒之会多在此间。亭北芦苇中有香冢及鹦鹉冢，旁有小碑铭，四十五字，无年月，亦无撰者姓名，铭云：“浩浩愁，茫茫劫。短歌终，明月缺。郁郁佳城，中有碧血。碧亦有时尽，血亦有时竭，一缕香魂无断绝。是耶、非耶，化为蝴蝶。”又诗云：“飘零风雨可怜生，香梦迷离绿满汀。落尽夭桃又李，不堪重读葬花铭。”《鹦鹉铭》云：“文兮祸所伏，慧兮祸所生。呜呼作赋伤正平。”有谓冢中为葬花者，有谓为葬文者，有谓为某士人葬歌妓倩云者，诸说纷纭，未知孰是。前人笔记多有记此事者，予喜其词凄艳，故亦记之。

俞曲园先生八十四岁，精神强固。偶以文字游戏，作反正体诗，以小篆写之，反正面皆成字也。诗曰：“密室工夫善自闲，丹青图画尚斑斑。美才一半东南竹，同辈无非大小山。甘苦文章终莫赏，崇高富贵不容攀。时而杲杲时而雨，为告吾曹早闭关。”“常因合坐共商量，党异宗同两不当。小品尚容登米

芾，大才未必困王章。山中幽草生空谷，天上高文贡玉堂。莫向并时问行鞶，本来非宋亦非唐。”一山太史有和作，亦甚佳。（终字为字，写大篆，故反正皆成字。）

《重阳夜雪》云：“雪意且兼风雨至，不能笼烛照黄花。客来已失登高约，夜冷偏宜处士家。判与穷阴连岁晚，断无残梦感天涯。《牛羊日历》吾慵记，寂寞城隅噪暮鸦。”《辛未冬夜和李释戡》云：“九街灯火照歌尘，独坐还於短烛亲。节候何曾随世改，文章幸得馈吾贫。茫茫夜气花千树，耿耿中心月一轮。商略孤延斗雷手，好抽壶矢射天神。”此邵次公旧作也，可当清新俊逸四字。

程卓太守品格高介，学问淹博，骈散文及古今体诗皆有名隽气。记其所作诗钟数则，如《女·花》云：“织女机丝虚夜月，桃花流水失秦人。”又《尖·果》云：“雪堂斗险尖叉韵，风雅闲笺果嬴诗。”又以“之乎者也”嵌首尾云：“乎而助词诗教也，者何创例传有之。”又《打·茶》云：“寒食内人常白打，去年斗品充官茶。”此君之绪余，而新颖已如此。其《赠葛匏庵联语》云：“汝作麴蘖，吾岂瓠瓜。”又诗句有“新筑尚迟张老贺，幽居只许稚川留”，则雅韵欲流矣。

卓介弟佛肩诗笔极雄放，记其《酬润生诗》云：“春非春，秋非秋，曰大一统书之愁。便收五季蜀玉玺，可惜十丈香山裘。君思湛湛北斗北，予怀浩浩流水流。老兵自有《破阵乐》，吾侪当先天下忧。胜清亡鼎先亡诗，此论奇创君一思。昔贤名理语娓娓，今时新体臣期期。子能复兴古代雅，我亦屏绝锦城丝。我诗君诗两不灭，春江夜月光陆离。”其挽伍介康云：“沧海杖潮归，此去玉宇琼楼，问天上何年，定难忘庾信《江南》，永初甲子；灵光历劫尽，我亦大荒披发，向新亭谁语，独剩有秣陵遗恨，锦水斜阳。”又挽骆公绣云：“孟曰取义，孔曰成仁，清史若疑盖棺，为文丞相横冠归故乡，先进一解；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廷对敢於破格，与贾长沙痛哭长太息，各有千秋。”挽谢德堪团长太翁云：“八千精锐遂破贼，还问谢家如意，谁当对客围棋，不见谢安石，空怀谢幼度；六十行年未知死，所更江上消魂，此别望船流涕，何若江仲元，却愧江文通。”

章太炎先生论文取汪中、姚姬传、张惠言三人，又谓：“恽敬太恣，龚自珍太儇。”又谓“王闿运文学湛深，至说经则华词破道。康有为才肆神王。马

其昶孤桐绝弦，声在尘境之外。严复、林纾之徒，辞气虽飏，气体比于制举，所谓曳行作姿，纾则弥下，精采杂污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”云云。散原翁评马氏之文，则谓：“曾、张之后，吴先生之文至矣，然过求壮观，稍涉矜气。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，或反掩吴先生者，以此也。”呜呼！作古文之难如此，人其可侈然自诩哉。

某笔记谓：“作诗须有情感，无情感之人，不能为诗人。”引袁子才之语曰：“凡作诗，写景易，言情难，以景从外来，留心便得；情从心出，非有芬芳悱恻之怀，便不能哀感顽艳。然亦各人之性情所近，杜甫长于言情，李白不能也。永叔长于言情，子瞻不能也。王介甫、曾子固偶作小歌词，读者笑倒，亦天性情少之故”云云。然无书卷以泽之，而机轴复不熟，虽有情亦达不出，又安得佳诗耶？某君曰：“人亦何必定作诗，作诗有何益？”予曰：“诚然，君大可以不作。”

闰三月十一日，予在崇化学会与华璧臣、高彤皆、王仁安、赵聘卿诸人公宴章式之主讲于讲堂，摄影后饮酒甚欢。式之七十二岁，颇健壮，为学会题联云：“大哉言乎，穷则变、变则通、通则久；学者效也，士希贤、贤希圣、圣希天。”真大文也。谈及樊樊山翁诗稿如何整理，式之云：“多至二万首，无法整理，可为太息。”因述樊山《中秋无月》七绝后二句云：“莫愁遮断山河影，照澈山河应更愁。”其深至为他人所不能道。又谈及有成句“老来儿女费周旋”，词意之妙，无人能对，式之对以“病后夫妻增爱重”七字，真对得起矣。

易实甫先生于民国二、三年间，漫游天桥，遇歌女冯凤喜，为之狂喜，于是排日留恋，无或间。有《天桥曲》记之，曲曰：“垂柳腰支全似女，斜阳颜色好于花。酒旗戏鼓天桥市，多少游人不忆家。”“天桥桥外好斜阳，莫怪游人似蚁忙。入市一钱看西子，满村叠鼓唱中郎。”“不待沧桑感逝波，已看龙种道旁多。牛衣泣尽肠雷转，犹自贪听一曲歌。”“几人未遇几途穷，两种英雄在此中。满眼哀鸿自歌舞，听歌人亦是哀鸿。”“燕乐歌舞两高台，更有茶园数处开。何处秋多人转少，却寻乐子馆中来。”“秋寒翠袖如空谷，日暮黄昏似古原。那怪杜陵魂断尽，哀王孙又感公孙。”“疏寮茶坐独清虚，对菊人都号澹如。三五女郎三五客，一回曲子一回书。”一作（“双鬟人本澹如菊，九月枫还艳似花。三五女郎三五客，二文戏价一文茶。”）“箏人去后独无聊，燕市吹残尺八箫。自见天桥冯凤喜，不辞日日走天桥。”“哭老去黄金尽

，凤喜秋来翠袖寒。汝岂久寒吾速老，赖寒博得几回看。”“苙萝湓浦两红妆，感事怜才益自伤。两种才人三种泪，一齐分付与斜阳。”

“天际昂头孰可留，逍遥篇外更翱游。燕辽来往才经宿，坡颖追随又一秋。人物西山须野老，画图乔木待高楼。长廊徐步间行地，定有乾坤眼底收。”此郑苏堪先生诗，高视阔步，老笔纷披，当是其近作也。

范秋门大令（铠），为肯堂先生介弟，予不识也。在山东候补，友人王曜忱与之相稔。予告王君，秋门学问渊博，君宜师之。王以语秋门，乃作诗写扇见奇，时甲辰秋日也。诗曰：“北海知名赵幼梅，葆予诗句未成灰。迷离书扇西游作，恍惚前吾独夜回。”“十载不为文字业，一时欲觅啸歌才。须眉我固寻常者，何日相逢笑口开。”“王生才地古能多，入世犹怜未折磨。一为尊亲流痛泪，重来意气欲澄波。同子地狱应无两，作笑天街定几过。落日层台愧君意，问君何事不巍峨。”甲辰距今三十三年，此扇仍葆存也。

广智馆新印《秋吟集》七律一百余首，系道光时南北诗人梅树君、李香雨、张亦痴、赵二川诸君在津社所作。仁安先生谓其雅怀深致者也。摘句如下：《秋声》云：“欲谱瑶琴怜恹恍，偶凭玉枕听分明。”《秋风》云：“客惊旅邸征衣薄，童扫阶前落叶深。”《秋河》云：“神仙眷属凭高会，尘世江河尽下流。望去只余云水气，挽来曾洗甲兵愁。”《秋霜》云：“板桥马踏三更月，菱镜人悲两鬓丝。”《秋烟》云：“长林鸟散秋无迹，深巷人归月有痕。”《秋堤》云：“长桥流水人争渡，衰草西风客问途。”《秋槐》云：“三公富贵余佳荫，一梦繁华绕旧柯。”《秋鹤》云：“五夜露寒孤梦迥，九秋霜落一声高。”《秋马》云：“穷途谁许千金价，伏枥犹堪百战身。”《秋萤》云：“六朝旧恨余荒苑，七夕闲愁奇画屏。”《秋赛》云：“满村巫鼓西风急，一路灵旗夕照斜。”佳句尚多，不胜记矣。

章式之先生寿内诗极佳，摘其数首如下，《五十诗》云：“甘从乱世作闲人，杀字仇书老此身。女布男钱多少事，赖君事事是躬亲。”“豺狼魑魅互称豪，吾守吾常守要牢。不管当今何世界，誓将人样付儿曹。”《六十诗》云：“累我无如百篋书，曰归又乏一廛居。茫茫前路从谁问，此日真烦一慰予。”“群经补习冀知新，甘把毡冠老此身。郑重一言君记取，强留面目读书人。”式之品端学粹，经师人师，诗凡念余首，“誓将人样付儿曹”一句，句奇语重，一语抵人千百矣。

翁森《四时读书乐》四首，四收句如：“绿满窗前草不除，瑶琴一曲来薰风”云云，的是佳句，然按之读书之乐，终觉似是而非。柳君冀谋《劬堂诗录》内佳句云：“薰习异书册万卷，不曾三食亦神仙。”又“禹域茫茫劳割据，百城吾且傲王侯。”又“万花未吐蛟龙蛰，谁会山翁夜读心。”又“劝君莫更思梨枣，归读遗编敌万金。”形容读书之乐，较为真切。“禹域”两句，吾曾领略其趣，“万花”两句尤超妙，非寻常意境也。

咏乘飞机诗不多见，番禺许君崇灏《乘飞机入甘青》云：“看罢黄河两岸山，奇峰收入画图间。明朝再奋凌天翼，携取春风度玉关。”又“乘风直欲渡天河，万里云程转瞬过。”见《石遗诗话》。

陈散原先生评童晦闻诗云：“格淡而奇，趣新而妙，造意铸语，冥辟群界，自成孤诣，庄生称藐姑射之神：‘肌肤若凝雪，绰约若处子。’诗境似之。”推许备至。记其《邻鸡》云：“岂有恶声来午夜，欲持一寐了吾生。”《中秋讠燕集寄人》云：“万影接天惟自俯，一舟临水不堪招。故人颜色凝秋梦，往事凄迷有落潮。”《题寒夜听琴图》云：“动壁哀弦支独夜，罢机邻妇泣残丝。”《偶成》云：“小子不才宁足论，古人今日定何如。”《宿潭柘寺》全首云：“劳踪不补平生事，博得缁尘六街。独对西山寻晚约，要令今夕属吾侪。曾知花径因谁扫，未寤茅庵此处佳。凉月疏星试回望，宣南灯火夜无涯。”清而有味，所谓隽也。

袁子才作某将军挽诗云：“男儿欲报君恩重，死到沙场是善终。”洪稚存诗云：“男儿自信头颅贵，须为朝廷吃一刀。”同一机轴。谭复生诗云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汪精卫诗云：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”同一机轴。或为人作，或自咏，皆以壮语奇其肮脏之气者，予以为不如杨忠愍之“浩气还太虚，丹心照千古。平生未报恩，留作忠魂补”，恳挚深厚，即汪精卫《狱中》“凄绝昨宵灯影里，故人颜色半模糊”之意味深长也。

作诗意境第一，词藻第二，无论古体近体，收处尤须卓异，方免凡近。汪精卫《秋庭晨课图》叙述母德，石遗翁题诗收处云：“萧晨挹夹鸡鸣起，拒霜花发朝曦初。乾坤清气风吹垢，啼鸟反哺徒区区。”颇为新颖。曹君镶蘅题诗收处云：“丈夫手援天下溺，但酬乌哺毋乃私。疲氓方待苏疮痍，请从锡类铺仁慈。”是从大处落墨者。精卫《游春词》收句：“我更为花深祷告，折花人

少种花多。”此则蹈常，至“千红万紫各成行，日暖林塘霭霭香。此际园丁高枕卧，游人自为看花忙。”便觉卓异，有“须臾慰满三农望，收敛神功寂似无。”气象也。

张廉卿先生赠朱曼君诗内有云：“龙虎忽腾上，雄出为干将。希宝宁复有，欲持贡玉堂。”又“英英范与张，驿骖骐骝。”“范”即肯堂，“张”即季直也。其推重如此，张幼樵先生致李文正函则云：“状元张謇乃吴提督长庆幕客，与朱铭盘、范当世称通州三怪。朱中乙科，已故，范未售，近在合肥处课读，三怪技俩不同，其为怪一也”云云。武昌誉之，丰润毁之，知人论世，谈何容易耶。

范孙先生不以诗名，而其诗实有温柔敦厚之意，非寻常披风抹月修饰字句之比俦。贵池方震初《尊人生日》诗有：“八月秋风入乡树，九华山色上莱衣”之句。某年范老生日，予与震初、兰滨馈之谢诗，有“华国皖南两文彦，移家瓯北一诗人。何期记室贤劳日，犹念迂生览揆辰”之句。以震初、兰滨均在矿局治文牍，且均为皖人，予亦充秘书也，评以清辞丽句，当无愧色。

“文家要养精神，人只靠精神干事，精神不旺，昏沉到老，一事无成矣。故须戒浩饮，浩饮伤神；戒贪色，贪色减神；戒厚味，厚味昏神；戒饱食，饱食闷神；戒多动，多动乱神；戒多言，多言损神；戒多忧，多忧郁神；戒多思，多思挠神；戒久睡，久睡倦神；戒久读，久读苦神。人若调养得精神完固，何事不成，奚止能作文字已哉。”此董文敏语，录之以当座右铭。

张冰王大令有吏才，又能诗画，曾为予画梅一幅，题诗曰：“万古千秋，浮云富贵。大雪埋天，闭门一醉。”不即不离，予颇喜诵之。记其题画梅诗极多，如“剑胆纵横，诗魂逋峭。美人不来，明月写照”，“茅屋几椽，清溪一曲。微雪园林，幽人往复”，“寒林漠漠，远水迢迢。何人驴背，风雪灞桥”，“罗浮清景，昨夜花开。明月到窗，入我梦来”，“绿苔步履，香雪成尘。奇石一峰，亭亭美人”，“星月初晓，璇室瑶台。霓车羽轩，众仙下来”，“喝破痴云，日华天上。招回阳春，百花未放”，“雪聚花浓，醉呼不起。香萝沉酣，白云乡里”，“月淡烟轻，夜景如画。漠漠空庭，冷香欲泻”。诗有仙气，妙即在不即不离也。

从前火车未通时，京津大路车马不绝，如杨村、河西务等处皆有客店，虽

甚简陋，而题壁诗颇有佳者。记有二诗，一：“始识客中味，奇寒侵口肤。远村炊火直，大野夕阳孤。”字甚苍老，忘其后四句。又：“梅花飞雪忆吾乡，柳絮飞时别洛阳。凤翼昔年携弄玉，牛衣今日泣王章。”字甚娟媚，亦忘其后四句。此予十九岁由三河赴天津宿河西务客店时所见也。

宋秦淮海诗：“风定小轩无落叶，青虫相对吐秋丝。”元张翥《露坐诗》：“宫街人静鼓冬冬，独坐中庭满扇风。堕地一丝和露湿，青虫悬在月明中。”两用青虫字，形容静境，妙几其微。

近人漠中《凤州柳枝词》云：“一角秦关压乱流，飘零金线问炉头。低徊玉手褰帘处，斜日行人出凤州。”凤州有三绝，曰酒、曰手、曰柳。酒不亚山西之汾酒；该处女子之手，类瘦削如玉笋；柳则倒垂金线，婀娜多姿，亦为他处所不及。《柳枝词》一首，秀倩芋绵，佳作也。

“长安花事到酴醾，塞外春来故故迟。浅草成茵堪试屐，绿杨如画渐垂丝。”“千群牛马名王幕，列戍貔貅大将旗。一夕关河风景异，客途记入《北征》诗。”此傅君沅叔《平绥道中口占》诗也。夫为大雅，卓尔不群。

予诗学不深，而好吟咏，已印至十三本。又编随笔三本，以赠友人。他日某君谓予曰：“我日日读君诗也，佳极，佳极。”予字学不深而好涂抹，曾屡叨某君饮喂，欲答席，苦无机会，因写字幅赠之。他日某君谓予曰：“我日日学君书也，佳极，佳极。”幸予有自知之明，知此两君皆讥笑予也。予之以诗、字赠之者，以为谈笑之资，切磋之具耳，非自炫其才、求名利也，而尚被讥笑如此，此古人之所以贵ウ修也。友人邓君孝先，别号曰正ウ，华君璧臣别号曰思ウ，“ウ”之时义大矣哉。

张季直先生七十生日，撰《千龄观自寿词》云：“花萼楼高溯李唐，红牙玉笛按《霓裳》。何如西塞渔兄弟，不觉人间有帝王。”“观北风澜夹小湖，观南山霭落平芜。行都不见无南北，坐倚危栏听鹧鸪。”“次第诸孙尽解行，今年早晚又添丁。扶翁他日频来戏，下看群流上列星。”“世间尽有百年身，不数彭殇过去人。欲种万花当一局，四时有限烂柯辰。”予喜其词翰之美。《张季子诗录》不载此诗。

余撰《藏斋三笔》讫，请至友徐君蔚如校阅。蔚如为题四截句，时乙亥仲

冬也。今日补行奇来，几一年矣。誉言不敢当，然故人之谊不能没也。录如下：“大名两字拟登笼，耆寿真同陆放翁。咄咄子陵资望重，才华我道不如公。”“避面当年笑尹邢，秋来新建六如亭。却怜此老多情甚，又见银河露小星。”“《藏斋随笔》才三笔，百卷成书定可期。难得白头遗老在，寸心先为祝期颐。”“拈豪重记开天事，检点青衫有泪痕。同是结庐在尘境，人间何处有桃源？”蔚如品行高峻，旧学清通，并耽禅悦，诗亦清雅，此特游戏之作，非其至者也。

徐青藤先生故居有王君继香书联云：“数椽风雨，几劫沧桑，想月中跨鹤来归，诗魂当下陈蕃榻；半架青藤，一池乳液，看石上飞鸿留影，名迹应光《越绝书》。”渊雅可诵。

黄鲁直《登快阁》诗：“痴兄了却公家事，快阁东西倚晚晴。”王卢溪《送胡淡庵》诗：“痴儿不了公家事，男子要为天下奇。”又：“我曾道汝不了事，唤作痴儿果是痴。”不知“痴儿”、“公事”是何处出典。

驰儿问写字之法于予，予告之曰：“要雅不要俗，要生不要熟，要苦不要甜，要苍不要嫩，要紧飭不要松弛，要顿挫不要浮滑，要精细不要疏脱，要深挚不要浅率，要沈实不要轻剽，要恢宏不要猥琐，要奇而法不要狂怪，要临古而得其意，不要出奇立异，至会通后当成一体。不第字也，诗文及绘事皆然。”

严范孙二十余岁丁外艰，其邻人赵氏兄弟先后皆客死河南。范孙挽之云：“荆树荫双凋，怅招魂都隔重山，未必仙游仍作客；绿杨春不永，念读《礼》甫逾一载，我怀父执更思亲。”甲午督学贵州省，城外翠微阁，名胜也，大吏求撰联句云：“蛮花贡媚，瘴而流甘，自西林相国重辟天荒，十八洞武功前无往古；佛阁吟秋，僧桥眺夕，有北江先生提倡风雅，二百年文教未坠于今。”范孙在贵州时，同官中最契重王臣、陈劭吾两君。民国己丑《挽劭吾》联云：“来鹤深谈，图云龙钱，廿年往事如烟，服君识烛几先，谓莽莽神州沦胥已兆；程朱道学，贾董文章，并世真儒有几，倏尔魂归天上，叹滔滔江水逝者如斯。”联语固佳，而劭吾之学识亦可知矣。

吴梅村《偶成》云：“世间何物是江南。”谢玉岑《浣溪沙》辞云：“人生何处是当年。”读之真使人有惘惘不尽之意。前人谓张孟晋“高楼明月清歌

夜，此是人生第几回”，读之有惘惘不尽之意，吾亦云，然终嫌其说尽也。

“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”，尽而不尽，真绝唱矣。

某笔记谓王摩诘诗清超绝俗，然好以古人成句入诗，“水田飞白鹭”两句，加“漠漠”、“阴阴”四字，便成佳句，人人知之。“行到水穷处”两句，亦谓是他人之诗也。又唐人《白莲诗》“无情有恨何人觉，月晓风清欲堕时”，有谓为陆龟蒙作，有谓为李商隐作，待考。

东坡诗“万坚云山一破裘”一首，第二句“百钱”，第三句“五车”，第四句“二顷”，第五句“两部”，第六句“千头”，一诗中乃有“万”、“一”、“百”、“五”、“二”、“两”、“千”七个数目字，不可学也。

刘逊甫太守《次公约韵》诗云：“万灵沉废诗能起，数子交期月与明。”又《天津杂感》云：“百劫将灰归荡薄，万人收泪向欢娱。”呜呼！“收泪向欢娱”，滔滔皆是，独天津人也哉？

子《赠任公》诗：“茫茫国事急，惻惻忧怀著。当凭卫道心，用觉斯民寤。古人济物情，反身先自诉。功名岂足宝，贵克全予素。君子但求己，小人常外鹜。愿以宣圣训，长与相攻错。”此诗中之后半首也，剀切而不腐，“及身先自诉”，旨哉言乎！

隋炀帝以事杀薛道衡，语人曰：“尚能为‘空梁落燕泥’否？”宋之问向其甥索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”两句，欲攘为己作，刘吝而不与，宋竟以土囊压杀之。予谓作诗风雅事也，而竟以此启杀机，不亦大可怪哉。

某相国问某僧曰：“吃肉是乎，不吃是乎？”答曰：“吃是相公的禄，不吃是相公的福。”某皇帝问某僧曰：“杀猪是乎，不杀是乎？”答曰：“杀是解脱，不杀是慈悲。”此虽有理致，亦模棱以避祸耳。

张献忠乱蜀，遇破山和尚于渝，逼令食肉，既食乃曰：“酒肉穿肠过，佛在当中坐。”因免渝人之戮。后示寂于保宁，尝作偈曰：“顶笠腰包到酒楼，酒风头也牧头牛，可将绳索放还收，好把只笛吹江秋，一声唤起麤びび。”此僧大有来历。

“君试观世界如何乎，横流沧海，突起大风波，山河带砺属谁家，愿诸君尝胆卧薪，每饭不忘天下事；士多为环境所累耳，咬定菜根，方是奇男子，王侯将相原无种，思古人断荠画粥，立身端在秀才时。”此联为谭祖安监督湖南师范学堂时所作。学生以饭食不佳，欲起风潮，故撰此联晓之，而风潮以息，文字之感人如此。

凡诗以第三句对第一句，以第四句对第二句。如东坡诗“邂逅陪车马，寻芳谢州。凄凉望乡国，得句仲宣楼”，圣俞诗“昔时花下留连饮，暖日夭桃莺乱啼。今日江边容易别，淡烟芳草马频嘶”，见《苏长公外纪》。此体今人罕有为之者。

邵尧夫诗“前有一万古，后有一万世。中间一百年，作得几多事。而况人之生，几人能百岁。如何不喜欢，将身自憔悴”，此与《诗经》《魏诗》“且以喜乐，且以永日。宛其死矣，他人入室”，《古诗》“人生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”，同是一意，特尧夫之诗为坦白耳。

秦少游谪雷州，有诗曰：“南土四时都热，愁人日夜俱长。安得此心如石，一时忘了家乡。”黄鲁直谪宜州，作诗曰：“老色日上面，欢情日去心。今既不如昔，后当不如今。轻纱一幅巾，短罩六尺床。无客日自静，有风终夕凉。”少游钟情，故诗酸楚；鲁直学道，故诗闲暇。至东坡《南中诗》曰：“平生万事足，所欠惟一死。”则英特之气非人所及矣。

南海张樵野侍郎，戊戌五月时，忧谗畏讥。曾为人画扇，湿云滃郁，作欲雨状，云气中露纸鸢一角，一童子牵其线，立危石上。题诗曰：“天边任尔风云变，握定丝纶总不惊。”其抱负可见。及在戍所，临刑之前数时，告其从子曰：“尔常索我画，久未得暇，今当了此宿愿，即出两扇，从容染翰，模山范水，异常缜密，盎然有静穆之气。”画毕就刑，真可谓绝笔矣，其镇定非人所及也。宋景文与客奕棋一局后，举杯饮鸩而死，且曰：“此酒不可相让。”古今人之行径，竟尔相同。

唐明皇在南内耿耿不乐，每吟太白《傀儡诗》曰：“刻木牵丝作老翁，鸡皮鹤发与真同。复与弄罢浑无事，还似人生一世中。”见《明皇杂录》。人生一世，固无日无时不在弄中，身死则舞罢矣，所谓“谁人肯向死前休”也。哀哉！

某笔记记有数贵人游某寺，酒酣诵前人诗：“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又得浮生半日闲。”僧闻而窃笑曰：“尊官得半日闲，老僧却忙了三日。”盖一日供张，一日燕集，一日扫除也。又某笔记，某人游僧寺，遇一僧懵懂特甚，戏颠倒咏前人诗曰：“又得浮生半日闲，忽闻春尽强登山。因过竹院逢僧话，终日昏昏醉梦间。”可发一笑。

唐人某作诗属草极潦草，次日命其侄钞之，许多难辨之字，执册询之。某也熟视莫辨也，责其侄曰：“何不早问，予亦不识矣。”宋人某作诗命其子录之，偶有误字，则口子之臂，血流及肘。两事颇相类，亦颇可笑。

杨昫谷先生撰《寅寮睡谱》百余条，发挥睡趣，极有理致，并自序，以为“睡之为德，能令黠者朴，暴者温，贪者廉，嚣者寂，养生恒于斯，化俗恒于斯也”。检录四则于下：“金相玉几，危乎其艰，不如鸟巢，安于泰山。”“希夷先生，睡心睡目，穆穆，掩关灭烛。”“宝此幽独，永矢弗告。”“睡非睡，非非睡，宅于冲邃，以存夜气。”

曹健亭省长故后，挽联甚多，惟严范老联沉挚有独到处，联曰：“咄咄死丧威，赖兄弟得暂相依，急难孔怀君不愧；凄凄乱离瘼，叹始终未尝主战，忧心靦阅世谁知。”健亭不主战，政变时可去而不去，遂及于难。

《雪涛诗评》：“李沅南《赴公车别所爱姬人》诗：‘宝马金鞭白玉鞍，藁砧明日上长安。夜深几点伤心泪，滴入红炉火亦寒。’”第四句奇创。城南社友胡秀漳先生能画梅，有题句云：“奇暖是冰雪。”亦奇创也。

前记隔句对诗，如东坡之“邂逅陪车马”云云。前之有左太冲《咏史》诗：“习习笼中鸟，举翮触四隅。落落穷巷士，抱影守空庐。”薛道冲《咏侧理纸》诗：“昔时应春色，引绿泛青沟。今来承玉管，布字转银钩。”七言亦有此体，然不多见，如《郑都官》诗云：“昔年共照松溪影，松折碑荒僧已无。今日还思锦城事，雪消花谢梦何如。”即此类也。

有富室设馆于花园，园中种茄极多，但从未入馐。师写诗两句云：“东家茄子满园间，不与先生当一餐。”日日吟之，学生白其父，父命今后每饭设茄，久而不辍。师厌之，续两句云：“不料一茄茄到底，招茄容易退茄难。”此

早年相传之谐诗也，本不足记。昨阅《梅涧诗话》，记有河北三鸦镇小官，地僻惟藕可食，吟诗云：“二年憔悴在三鸦，无米无钱怎养家。每日三餐都是藕，看看口里长莲花。”与《咏茄诗》同趣。

倪春潮族子有句云：“残花寒士面，枯木老僧头。”许滇生冢子《咏棺》云：“即此已为身外物，须知都是个中人。”二人皆少年夭折，人皆以为诗讖。越缦先生不以为然。子亦谓偶然寄兴，何预休咎？若作诗必作富贵吉祥语，几何不貽所谓至宝丹之诮耶！

吾邑刘幼樵太史今夏病故，年七十七岁。周孝怀先生挽之云：“共危舟值大波，权活草间，零落已无几老；舍此都适乐国，知从烟外，歆献时数九州。”两人清末同官四川。

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”补庵谓此绝妙好辞，千古不磨，若翻成白话，便索然无味。

“黄梅一例纤纤雨，分外添凄楚。添泥衾絮煞一灯娇，不信人间还有可怜宵。”

更挨尽人谁共，拚得都无梦，拥来滋味上心头。瘦尽炉烟终觉不成秋。”调寄《虞美人》。“往事惯消魂，银甲金尊，蛛丝应照旧题痕。孤馆帘垂灯上早，雨到江村。”

短梦暂温存，只欠分明，花阴燕子锁重门。两地酒醒香烬里，一样黄昏。”调寄《浪淘沙》。以上两辞越缦先生少作。

段合肥歿于上海，王逸塘先生挽之云：“一代完人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；万方多难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。”诵洛述。

北平黄二南能以舌濡墨画花卉、蔬果等物，极富天趣。且能以果皮木屑画山水，尤超妙。诵洛赠诗云：“掉舌仪秦只取轻，椰生休矣下齐城。多君作计空前古，突兀山川出口成。”“无可固知无不可，言超故自阿龙超。选毫百辈矜姿媚，争及残砖破酒瓢。”“故李将君醉尉诃（黄曾任旅长），邵平瓜较又如何。为君更诵丹青引，未免寒宵热泪多。”

“捧读遗编漏欲残，迢迢人静夜生寒。音容恍似承欢暇，手泽须防继世难。犹忆退朝时起草，每成佳句喜忘餐。伤心东阁梅梢月，倦倚窗前泪暗弹。”庐江吴女士绮琴夜读其父诗草，作七律一首，妥贴真挚，不类女士作也。

易哭庵《楸阴感旧图题诗》云：“为看芍药屡停车，几度楸阴听煮茶。寻梦更寻寻梦地，送春先送送春花。闲思棋局都成劫，小坐琴床便当家。感旧却怜君似我，鬓丝禅榻共生涯。”第三、四句虽非大雅，而造句新颖可喜。

“忠孝何曾尽一分，年来姜被识奇温。眼中犀角非耶是，身后牛衣怨亦恩。

泡露影，水云身，任抛心力作词人，可哀惟有人间世，不结他生未了因。”调寄《鹧鸪天》。为朱古微先生绝笔，邵君次公所传者。

刘君孟扬旧作云：“人皆笑我痴，虽痴亦自适。不痴何所得，痴又何所失？居官本为民，贪求非吾志。钱多终非福，人格足矜式。富贵等浮云，虚荣能几日？人生数十年，所争在没世。”“不痴何所得，痴又何所失”，名言也。

十月五日俦社同人饯寿人太史于丰泽园，啸麓即席赋诗曰：“搔鬓霜风又入秦，重关飞度气嶙峋。隔年访戴都疑梦，垂老依刘正坐贫。客日一尊添鬓影，离心万叶送车尘。灞桥驴子应相待，方便新诗寄故人。”是日两席，逸塘、仲莹临时加入为主人。

李越缦先生《寒宵坐雨怀孟调汴中》诗：“等是文章误此身，念君比我倍伤神。危城风雪朱门闭，万里孤寒落第人。”又《唁陈闲谷商邱》诗：“念尔劳劳为养亲，倚闾难待百年身。佣书近得天涯信，凄绝灵床荐一缙。”两诗均沈挚，七截中罕见之作。

雪甌以近作五律见视，皆稳秀老成。如“盆花招瘦蝶，砚水润饥蝇”，“一水绕修竹，数峰明夕阳”，“溪鱼朝晓日，山鸟落初花”。上希大历十子，下不失永嘉四灵，见《越缦堂日记》。

纳兰容若之小令能得锤隐、淮海之悟，如“寄语酿花风日好，绿窗来与上

琴弦。记得别伊时，桃花柳万丝”，“妆罢只思眠。江南四月天，风也萧萧，雨也萧萧，瘦尽灯花又一宵”，“甚日还来同领略，夜雨空阶滋味，一钩残照，半帘微絮，总是恼人时”，皆清灵婉约，诵之使人之意也消。同上。

曾文正挽莫子孝廉云：“京华一见便倾心，当时书肆订交，早钦夙学；江表十年常聚首，今日酒尊和泪，来吊诗人。”

“客中风雨，又凄凉、过了清明寒食。小屋荒灯扶病坐，形影暂相怜惜。水市笙箫，山厨饧粥，故国三年别。杜鹃难到，夜深何处啼血。愁绝海北孤儿，江南老母，两地无消息。更念松楸先垄在，浊酒一杯谁滴。冷月山花，天涯魂梦，应有归时节。草间弟妹，今朝知倍相忆。”调寄《百字令》，题为《壬戌清明风雨凄沓夜坐，寄故园弟妹》。越縠先生作。

《南烬记闻》记“一日至一处，谓是长城基址，闻番人吹笛，声呜咽如哭，太上口占一词曰：‘玉京曾忆旧京华，万国帝王家，金殿琼楼。朝吟凤管，暮弄龙琶。化成人去今萧索，春梦绕胡沙，向晚不堪回首，坡头吹彻梅花。’少帝唱其词，复和之曰：‘宸传百战旧京华，仁孝自名家。一旦奸邪，天倾地坼，忍听琵琶。如今塞外多离索，迤逦绕胡沙。万里邦家，伶仃父子，向晚宿霜花。’歌不成曲，大哭而止。”予谓此殆后人伪托之词也，二帝流离颠沛，痛苦极矣，安有闲情为此词耶？

杜少陵《石居吏》起四句云：“暮投石壕村，有吏夜捉人。老翁逾墙走，老妇出门看。”施愚山《螭斋诗话》谓“看”字乃“首”字之误，此解未经人道。

傅沅叔总长昔年赠英君敛之集句联云：“是何意态雄且杰，不露文章世已惊。”又梁任公赠敛之联云：“万事无如公论久，微言惟有故人知。”上句用陆放翁，下句用王荆公，极雅切。其时敛之办《大公报》，颇有声也。敛之好游西山，曾有诗云：“午御单缣朝挟纊，上升旭日并鸣雷。”句颇奇警。

族弟生甫能古文，不拘拘桐城家法，雄厚近张濂卿。尝赠予诗云：“下笔嘘枯见性情，当关报客无昏晓。”惜忘其全首矣。

长白如冠九都转（山），尝为人书楹联云：“镜里有梅新晋马，釜中无药

旧唐鸡。”咸不知“唐鸡”为何物。询之如，如答之云：“只是釜底旧锅巴饭耳。”未知其何所本也。

世传王摩诘作《桃源行》，年十四岁；王阮亭作《秋柳诗》，年二十四岁。黄叔度十岁时作试帖诗，出语惊人，《一览众山小》起句云：“天下犹为小，何论眼底山。”又《一路春鸠啼落花》起句云：“春从何处去，鸠亦尽情啼。”盖具宿慧也。

扬州名士方君地山（尔谦）。二十年前，予见日本租界一家春帖云：“且食蛤蜊，安问狐狸。”门旁四字：“扬州方家。”询之，知为地山寓也。五年以来，常为诗酒之聚，交谊日亲。君境况殊窘，而兴致不衰。近顷逝世，同人咸哀悼之。啸麓挽之云：“色身非壮，甘贫气渐颓。微间临箒叹，不见叩门来。多乐中年过，无家末路哀。弥天轻自掷，终惜此狂才。人谓刘公干，吾知谢幼舆。文名慳贡举，侠骨殉裙裾。（一作‘飞腾为梦了，豪宕入官初。’）玩世存孤狷，戕身坐百疏。曰归如旱决，犹足守田庐。”诵洛挽之云：“骨头支离突兀，虽穷愁从不牢骚，或谓狂生，我怜狷者；心地磊落光明，即绮障亦关慧业，自称情种，人羨仙才。”予不能为联语，亦挽之云：“襟怀洒落，生事萧条，玩世不恭，古之狂也；酒食酣嬉，文章游戏，乘化归尽，大哉死乎。”不足形容其人也。

芷升监督云：地山前腐北京时，自书门联云：“捐四品官，无地皮可铲；租三间屋，以天足自娱。”狂态可想。记李越缦先生北京春帖云：“保安寺街，藏书十万卷；户部郎中，补缺一千年。”调侃之词，如出一辙。

前日陈君病树以《生日示客诗》见寄，清隽不俗。诗云：“客久浑忘岁月深，逢辰对酒一沉吟。卞渐减如玄发，嘉客无多况素心。可得磨菱似圆苒，莫从散木乞春阴。龙鍾态度支离骨，强说能狂恐不禁。”予步韵和一首，不如也。

前年冬杨昀谷先生病死天津，诗学失一导师。同人无不悼惜，记数挽联如下。吴达诠云：“来哭在家头陀，从此不闻雪窦语；梦回问字门下，那堪重唱野人歌。”诵洛云：“永怀寂寞人，有怜其穷与不朽；意出笔墨外，但使一气转洪钧。”上二句后山，下二句山谷。予集张文襄诗挽之云：“直会南北宗，旧德巍然资顾问；久作江湖客，大招何日入修门。”

第六子藏严范老所临《缙云县城隍庙碑》字，装成页册，徵名人题咏，一山太史题云：“词馆诸臣楷法工，先朝小篆说孙洪。清卿继起摹籀古，直到蟬香国运穷。”可谓大处落墨。

伊墨卿先生官扬州知府，故后士民思之，附祀于欧阳文忠、苏文忠、王文简祠，称四贤焉。墨卿书法出诸城之门，而别辟蹊径，伟岸自喜，结构波磔，时露荒怪，故何子贞题之云：“丈人八分出二篆，使墨如漆楮如简。行草亦无唐后法，悬压溜雨驰荒藓。不将俗书薄文清，觑破天真辟道眼。”盖真道得出也。

吴昌硕晚年耳聋足病，自撰联云：“龙两耳，夔一足；缶无咎，石敢当。”又自营生圻联云：“山水佳处有三官谷，子孙守之为万石家。”均为人传诵。

云南罗岷山山顶有江定寺，王德甫先生日记云：“予入寺游览，见两僧方面佛，意态萧寂，见客了不相关。曲折而下，凿坡开道，曲折如“之”字。俯瞰兰沧江水，色如碧玉。雾虹桥亘其上，桥东山壁有诸葛武侯祠，幅巾深衣，宁静淡泊之意，然如见。孙叶飞编修（见龙）撰联云：‘江色照须眉，公独有大儒气象；山光明几席，我还瞻名士风流。’桥长三十余丈，下视浪花喷薄，如雷如雪，石壁上题云：‘西南第一桥’。”

刘景文《赠东坡诗》：“四海共知霜鬓满，重阳曾插菊花无？”坡极赏之。其为忻州守时，自知死期，后一日复苏，起作三诗，乃复就暝。其诗云：“中宫在天半，其上乃吾家。纷纷鸾凤舞，往往芝木华。挥手谢世人，耸身入云霞。公暇咏天海，我非世人哗。”又“仙都非世间，天神绕楼殿。高低霞雾匀，左右龙蛇。云车山岳耸，风颿天地擅。从兹得旧渥，万动毫端变”。又“从来英杰自销磨，好哭人天事更多。良上巽中为进发，千车安稳渡银河”。诗成，谓其家人曰：“吾今掌事雷部中，不复为世间人矣。”

吴天章《题云林秋山图》云：“经营惨淡意如何，渺渺秋山远远波。岂但华谢桃李，空林黄叶亦无多。”又《过真定》云：“镇州荷花一万柄，正对城门是酒家。下马当门更斟酌，醉临明镜看吴娃。”风格不减杨廉夫。

宋文康公过蒲州谒关侯庙，见一联云：“怒同文武，道即圣贤。”以对句不工，思有以易之。午睡时梦侯告之曰：“何不云：‘志在春秋’？”憬然而寤，遂书而送之庙中。

学书之法，非口传心受，不得其精。然临摩古人墨迹，须下深功夫，方能入妙。古张芝学书，池水尽墨。锺丞相入抱犊山十年，水石尽黑。赵子昂十年不下楼。夔子山每日坐衙罢，写字一千才进。唐太宗或夜半起，秉烛学《兰亭帖》不寝。见《春雨杂述》。

通行本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收处：“及郡诣太守，说如此。太守即遣人随所往，寻向所志，遂迷，不复得路。南阳刘子骥，高尚士也，闻之，欣然亲往，未果。寻病终，后遂无问津者”云云。予近读《搜神后记》，乃迥乎不同，收处云：“乃诣太守，说如此，太守刘歆即遣人随之往，寻向所志，不复得焉。”至此而止。此篇后另有一则曰：“南阳刘ら之，字子骥，好游山水。尝采药至衡山，深入忘返，见一涧水，南有二石，一闭一开，深广不得渡，欲还失道，遇伐薪人，问径，仅得还。或云中皆仙方灵药，ら之欲更寻索，不复知处”云云。此则与《桃花源记》不相涉，不知何时附入记后为一篇也。

曾忠襄《题林至山先生鉴园联》云：“天爵在身，无官自贵；异书满室，其富莫京。”又先生自撰园中各斋馆联云：“微雨新晴，协风应律；贞筠抽箭，秋兰被压。”又“机象外融，升高有属。恬淡自适，养物作春”，又“四壁梅花孤塔影；半城晴雪万家烟”，又“壁绕藤苗，窗含竹影；凤依桐树，鹤听琴声”，又“致石成山，蓄溪得水；安门对月，就阁临风”，皆佳。忠襄叙先生《自编年谱》，有云：“不必尽谢世网而遗荣利，自具修然物外之概，性既定而逃谗全。此其所以难能而可贵也。”又“世固未有厚于其亲，而不推其仁爱以及于人者也，亦未有薄于其亲，而厚于他人者也。”语极警切。

东坡先生一日在学士院闲坐，忽取纸笔写“平畴交远风，良苗亦怀新”两句，大书、小楷、行、草书凡七八纸，掷笔太息曰：“好！好！”遂散之于左右给事者。又东坡爱杜牧之《华清宫诗》，自言已为人写过三四十本，其精勤如此。

刘后村诗：“黄童白叟往来忙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听说蔡中郎。”陆放翁诗：“斜阳古柳赵家庄，负鼓盲翁正作场。死后是非谁

管得，满村争说蔡中郎。”两诗只首句不同，岂放翁剿袭后村之句耶？

瞿宗吉先生谓：“元朝诸人诗，虽以范、杨、虞、揭并称，然光芒变化、诸体咸备，当推道园，如宋之有坡公也。”潘彦复先生则谓：“道园诗乍观无可喜，细读之，气苍格迥，其妙总由一‘质’字生出。‘质’字之妙，胚胎于汉人，涵泳于老杜。其长篇铺叙处，虽时仿东坡，而无其疏快无余之弊。”吾以为瞿评道园“光芒变化”似不甚切，不如潘评之为“气苍格迥”也。

光绪戊子李越缦夫人病故，先生作悼亡诗十四首，有“四十七年前合卺，三杯冷奠了平生”。又“而今鸡骨支杖，恸告灵床总不膺”。又“从头细数平生事，那有欢怀一响同”。末首收两句：“只须收拾残年泪，钟动鸡鸣各自休。”皆极沉痛。是年腊月，先生六十岁，缪仲英观察祝联云：“著书十余万言，此后更增几许；上寿百有廿岁，至今才得半云。”先生极赏之。

黄谷原山水画册十幅内，一幅题云：“坐久谈深天渐晓，红霞冷露满苍苔。”十四字极清深幽峭之观。

钞旧作数首，托瑾存转呈陈散愿先生。昨奉评回云：“抒写胸臆，格淡气逸，不假雕饰而自臻浑灏流转之胜境。丁丑初春散原老人三立题记。”老人奖励后学有褒无贬也。

杨诚斋《至后入城道中杂兴》云：“大熟仍教得大晴，今年又是一升平。升平不在箫韶里，只在村村打稻声。”“畦蔬甘似卧沙羊，正为新经几夜霜。芦菔过拳菘过膝，北风一路菜羹香。”越缦老人极赏之。

廉南湖先生悼亡联：“流水夕阳，到此方知真梦幻；孤儿弱女，可堪相对述遗言。”又：“我实负君，回头事事应追悔；生不如死，此恨绵绵那得知。”不假雕饰，直摅胸臆，真挚之作也。

门人东莞张次溪自题《燕归来移图卷》诗多首，或隐有所指，或羌无故实，不可知也。兹记其两首云：“彩云半壁隔蓬山，梦断潇湘洛浦间。怕听深宵添絮语，铜千无奈译郎搢。”“一龕瓔珞委横塘，冷篆何堪自引香。却为蕉栏破岑寂，轻寒未忍怯空房。”恍恍迷离，奇怀幽怒，《骚》《雅》之遗也。

日前李木斋先生逝世，邓孝先、傅沅叔两太史各有挽联，邓云：“问学如钱潜研、卢抱经，阐导宗风为今代人师之冠；藏书比杨海源、黄士礼，校仇史义非吾侪小子所能。”傅云：“公为光宣人物之冠，宇内大名垂，虽晚膺疆节，频赋黄华，经世闳才终未竟；我受文字恩知最旧，暮年风义笃，举典籍鉴藏，丹铅校录，平生遗绪幸能承。”均极推崇也。

虞伯生《家兄孟修父输赋南还》，前半首云：“大兄五月来作客，八年不见头总白。五人兄弟四人在，每忆中郎泪沾臆。我家蜀西忠孝门，无田无宅惟书存。兄虽笈库实父荫，弟窃微禄承君恩。文章不如仲氏好，叔氏最少今亦老。五郎十岁未知学，嗟我何为长远道。诸儿读书俱不多，又不力耕知奈何。忧来每得二三友，看花把酒临风哦。”又《题柯博士画》：“矾头风急潮水长，蒹葭苍苍系鱼榜。青山一发是江南，白头不归神独往。幽篁绕屋茅覆檐，木叶脱落秋满帘。买鱼沽酒待明月，定是黄州苏子瞻。”两诗虽超浑不如李、杜，豪宕不如苏、黄，而情韵优美，使人诵之不厌，不愧为大家也。

李越缦先生之先人家训楹联云：“多积德，多读书，多吃亏，以多为贵；寡意气、寡言语、寡嗜好，欲寡未能。”此确是老先生语。若今之所谓智者，对于“多吃亏”三字，必有是非之辨，不以徒吃亏为是也。

越缦先生《先德天山公京邸冬夜梦亡内》四绝句之一云：“梅花奥里一株松，泉路他年与子同。笑看儿孙浇麦饭，满山寒雪纸钱风。”极凄清之致。

蔡松坡将军故后，杨子挽联：“魂魄异乡归，于今豪杰为神，万里江山皆雨泣；东南民力尽，太息疮痍满目，当时成败已沧江。”郭霞紫云：“不才曾作《美新》文，倘骂父寇贼仇仇，苦难下笔；英雄本是寻常物，能舍得高官厚禄，乃足成名。”彭少衡云：“万方多难此登临，把酒话沧桑，试看莽莽风云色；三年奔走空皮骨，哀时问词客，谁识悠悠天地心。”石广权云：“子为柱国元勋，倘早薨二十年前，八座荣哀动朝野；家有回天伟业，乃贫居八百里外，一门衰盛系乡邦。”

曾忠襄平江南后家居。时有朱暝庵者，流寓长沙。岁暮贫甚，榜诗于门曰：“申椒零落菊英残，从古潇湘作客难。连日市门三尺雪，更无人记问袁安。”忠襄闻之，叹曰：“此我辈之责也。”急造访，赠钱十万。

章太炎先生挽蒋观云云：“卅年与世相浮沉，朝市山林卷舒由己；千古论才无准的，黄钟瓦缶际遇为之。”挽祖安云：“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何曾食万钱，胡广理万事；乐与饵而止过客，负羁舍其室，康成保其乡。”免胡展堂云：“君真是介甫后身，举世谁知新法便；我但学茂弘弹指，九泉应笑老儒迂。”

江亢虎和《金息侯先生六十自寿诗》二律云：“俊游回首卅余年，志业如君自可传。野史亭成焚谏草，故侯瓜熟卖文钱。眼中桑海通三世，梦里觚棱隔一天。历尽劫灰身健在，瓦偏先碎玉能全。”“编诗犹记义熙年，一卷新骚万口传。沽上烟波容泛宅，湖滨风月不论钱。霸才无主闲知命，灵感如神儗格天。周甲婆婆长散秩，转从投置得安全。”音节高亮，和韵中杰作也。

康南海病故后，门生等设祭于畿辅先哲祠。梁任公挽联云：“祝宗祈死，老眼久枯，翻幸生也有涯，免卒睹全国鱼烂陆沉之惨；西狩获麟，微言遽绝，正恐天之将丧，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。”何其沈痛也。

苗沛霖以诸生办团练，剿寇有功，保至川东道，其后叛清归匪。闻其将叛时，题《画石》两绝云：“星河耿耿明玉台，谪堕人间事可哀。知己纵邀颠米拜，摩挲终屈补天才。”“位置豪家白玉门，终嫌格调太孤寒。何如飞去投榛莽，留与将军作虎看。”真怪杰语也。

《书感用牛字韵》：“口段真输马少游，车茵何意溷时流。本无横议供扞虱，岂有狂歌出饭牛？误说豺声犹下上，空怜猿臂不封侯。让他笠泽知几早，才忆莼鲈逊一筹。”“又梁园悔宦游，排口几叹厄清流。飞升有术惭鸡犬，趋走殊风误马牛。乞米诅希彭泽宰，补篁长羨渭川侯。扁舟拟作盟鸥计，出处年来已熟筹。”此湖北王君云孙作也，第一首连用虱、牛、豺、猿四字。

曹植《洛神赋》：“远而望之，皎若太阳升朝霞；迫而察之，灼若芙蕖出绿波。”陆机《前缓声歌》：“太容挥高弦，洪崖发清歌。献酬既已周，轻举乘紫霞。”谢琨《游西池》：“迴阡被陵阙，高台眺飞霞。惠风荡繁囿，白云屯曾阿。”三作皆读“霞”为“何”，是古韵相通也。见《读诗拙言》。

驻日大使许世英氏，由日归来，迭向中央呈辞，曾有一诗云：“朝朝暮暮盼休期，待到休期未可知。正欲小眠闻客至，偶思散步报书遗。云沉歇浦艤幢

黯，雪满阴山羽檄驰。还是五更人不寐，每怀时事曷胜悲。”可见其旨趣也。

华瑞安太史学澜，辛丑年简放贵州副主考所，记日记极详细。择录数则：“何铁生题光武庙联云：‘旧说本无稽，想四百年火德承家，福受王明，或应占井勿幕耳；中兴今再见，看廿八将云台画像，生逢景运，可但作壁上观乎。’贵州试院刘荫枢题衡监堂云：‘此中有循吏名臣，况当侧席求贤，梦萦岩野；何字非笔耕心织，记否携朋观榜，泪满秋衫。’浪穹县有潜龙庵，为建文入滇所居，联云：‘祖以僧为帝，孙以帝为僧，弹指迭兴亡，法席难追皇觉寺；君不死竟归，臣不归竟死，抚膺悲宇宙，梵钟莫问景阳宫。’臬署梦草亭林赞虞题联云：‘好邀佳客来题句，共趁春时一补花。’”瑞安为故儿妇刘氏之舅父，坦平和畅，学问优长，惜仅中寿也。

武汉名流王葆心诸君，定本月十二日假抱冰堂修楔，因雨改于二十三日举行，参加者一百余人，以资纪念。文人文酒之会，曩者北京多有所举，在武汉则属仅见焉。兹将启事录后，题为《展上巳启》：“丁丑暮春之初，贯重三酒，飞六十笺，召同人楔饮抱冰堂。值朔则黄沙铺地，白昼须灯；侵晨又黑云遮天，青春如瓮。午雨将歇，富兴者囊琴而来；晚雨更浓，败兴者蜡屐而去。每逢佳节，欲伸好怀，不障天时，便困人事。《兰亭》一叙，开万古之牢骚；洛滨之诗，想当时之风雅。昔人展上巳有作，见于纪载者夥。美事类多曲折，实促其成雅人。渐感凋零，乐为之倡。况媚时桃柳，为谁绿，为谁红；耐岁松筠，仍其苍，仍其翠。江上藻绩，凭仗群贤；日月萍飘，低徊九有。斯文不作，后览奚由；妙趣环生，古欢宜续。驹光荏苒，何者堪迨古人；燕语呢喃，因之未忘春事。望迷离林树，只桂以十传；有参差楼台，问鹤胡孤往？再申前约，莫事迟疑；与子高观，聊图缓步。倘使不祥能袪，展十日亦何妨；还期此会长留，历千秋而勿替。王葆心、钱葆青、余晋芳、张翊六、程明超、胡大华、周景墀、邓一鹤再简。”